五代史記纂誤續補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三

江夏吳光耀

死節傳

敘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焉

校此書不立韓通傳昔賢已議之薛史石君立傳潘張之敗時諸將部校陷賊者十餘人君立被執送于汴梁主素知其驍勇欲用之爲將械而下獄久之梁祖遣人誘之君立曰敗軍之將難與議勇如欲將我我雖眞誠效命能信我乎人皆有君吾何忍反爲仇人哉旣而諸將被戮何惜君立不之害同光元年莊宗至汴前一日梁主始令殺之且初事代州刺史李

克柔固始終事皆宜不愧裴約矣通薛史無傳此書
因不立傳君立薛史有傳而此書但附見其被執亦
略不傳其節惜也
王彥章
鄆州壽張人也
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彭注本張誤昌壽
昌自屬沙州
命甲士六百人
桉南監本彭注本無人字
還擊楊劉
桉南監本彭注本無擊字

京師祇有保鑾五百騎皆新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彥章

桉薛史末帝急遣彥章領保鑾騎士數千于東路守捉通鑑梁主命王彥章將保鑾騎士及他兵合萬人屯兗鄆之境謀復鄆州是彥章所領不止保鑾五百騎畫像記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于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今即記京師羸兵不滿數千論之是京師亦不止有保鑾五百騎矣文忠公蓋極寫彥章非戰之罪不知彥章敗會不繫領軍多寡既以張漢傑監之即信如通鑑將萬人能有濟乎

裴約

爾識機變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彭注本變作便

劉仁贍

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

校周本紀世宗復南征在顯德四年二月非正月薛史通鑑同此誤

世宗使景所遣使者孫晟等至城下示之

校周本紀顯德三年十一月已殺孫晟此乃敘世宗復至淮上之下是四年矣安得復有孫晟

仁贍立命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于中門救之不得

按通鑑作廷構復使求救于夫人夫人曰妾于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南唐近事陸游南唐書仁贍傳同南唐書仁贍傳論曰故壽春父老喜言仁贍死時事言其夫人不食五日而卒今傳記所不載是其夫人亦可傳文忠公或未得其事畫像記既得家傳言二子同父死節王彥章傳亦不附見略矣

是日卒

按下有仁贍不能受命而卒語此卒字嫌複通鑑考異引此傳作是日制曰無卒字此豈後人誤增耶

死事傳

張源德

已而劉鄩大敗于故元城南走黎陽晉軍攻破洺州而衛州刺史來昭邢州節度使閻寶皆以城降晉磁州刺史靳昭相州張筠滄州戴思遠皆棄城走

桉此破洺州在降衛州前唐本紀在降衛州後一異也此衛州刺史來昭唐本紀及薛史通鑑作米昭一異也此磁州刺史靳昭棄城走唐本紀作克磁州殺之一異也梁本紀故元城之敗在貞明二年三月唐本紀敘三月前一異也梁本紀閻寶附晉在七月唐本紀在八月一異也梁本紀晉人取滄貝在九月唐

本紀敍八月後不書曰九月一異也此及唐本紀作
貝人出降梁本紀作克一異也梁本紀張筠奔京師
在七月唐本紀在八月一異也唐本紀張筠棄相州
在降邢州後寶傳在圍邢州前一異也此誤貞明元
年分六州爲三年纂誤已辨之寶傳亦作三年疑傳
寫之誤通鑑靳昭作靳紹

源德不從遂見殺

校通鑑張源德聞河北諸州皆爲晉有欲降謀于其
衆衆以窮而後降恐不免死不從共殺源德嬰城固
守城中食盡噉人爲糧乃謂晉將曰出降懼死請擐
甲執兵而降事定而釋之晉將許之其衆三千出降

既釋甲圍而殺之盡殪考異曰按源德若以不降而
死其衆當即降于晉豈得猶拒守與晉邀約而後出
哉明是衆懼死不降耳今從莊宗實錄注余謂若如
通鑑去取則張源德非一心守死者不得與于死事
傳

夏魯奇

莊宗以百騎覘敵遇鄩伏兵圍之數重幾不得脫魯奇
力戰手殺百餘人身被二十餘創與莊宗決圍而出

校多復唐本紀宜併之

王思同

以爲飛騰指揮使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螣誤勝

而秦州無亭障

按　殿本湖北仿汲古閣本秦誤泰

因遣伶奴安十十以五綎謁思同

按薛史思同傳作乃令小伶女十人以五綎技見思

同通鑑作餌以美妓

從珂登城呼外兵而泣曰吾從先帝二十年大小數百

戰甲不解體金瘡滿身士卒固嘗從我矣今先帝新棄

天下而朝廷信用姦人離間骨肉我實何罪而見伐乎

因慟哭

按情事雖眞在叛臣持以動眾則常語耳且多複驪

檄四鄰一段薛史作潞王登陴泣諭于外較簡

從珂媿其言乃殺之

案薛史潞王爲之改容徐謂之曰且憩歇潞王欲用之而楊思權之徒恥見其面屢啓于劉延朗言思同不可留慮失士心又潞王入長安時尹暉盡得思同家財及諸妓女故尤惡思同與劉延朗亟言之屬王醉不待報殺思同并其子德勝潞王醒召思同左右報已誅之矣潞王怒延朗累日嗟惜之通鑑同從珂猶知重馬裔孫臨喪赴鎭之言斬孟漢瓊康義誠罷馮道相思同忠義未必不有取也今于思同殺略不敍思權等致之而專罪從珂其惡從珂則是矣但失之

實耳

張敬達

清泰二年契丹數犯邊

桉唐本紀淸泰元年兩書契丹寇邊二年止一書寇邊

旌旗相屬五十餘里

桉　殿本十誤千

契丹兵圍敬達者自晉安寨南長百餘里闊五十里敬達軍中望之但見穹廬連屬如岡阜四面亙以毛索掛鈴爲警縱犬往來敬達軍中有夜出者輒爲契丹所得由是閉壁不敢復出

按通鑑契丹所將止五萬騎此傳所謂旌旗相屬者不過五十餘里安能長圍百餘里闊五十里連屬如岡阜耶所謂鈴犬亦軍警常設耳通鑑朱全忠穿蚰蜒壕圍鳳翔設犬鋪鈴架以絕内外今乃極寫契丹軍勢以見敬達之力窮文忠公葢仍薛史通鑑又從

此二書亦不審之甚也

延壽等皆有二心無救敬達意

按作延壽等無救敬達意較簡王清傳是時重威已有二志猶豫不肯進亦可作重威猶豫不肯進

孫晟

是時李昇方篡楊氏

桉唐本紀朱守殷以天成二年自殺是年丁亥爲吳乾貞元年吳及南唐世家昪篡楊氏在天祚三年相去十一年篡上疑脫謀字

容臣還取景表註獻江北諸州

桉鍾謨等何至自斥其主名薛史周本紀正作容臣自往江南取本國表盡獻江北之地又稱曰本國主李景傳世宗且稱曰江南國主

一行傳

敘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

桉方朱溫篡唐司空圖以禮部尚書召不起聞哀帝弑不食而卒韓偓以侍郎學士避地閩中不赴梁召

並不附助王氏孫郃以左拾遺隱奉化山著書但紀
甲子以示不臣羅隱說錢鏐舉兵討梁馮涓以諫王
建稱帝不從杜門不出尙矣圖著段章寶烈婦傳郃
著春秋無賢臣論皆扶植節義之文全唐文悉已收
入又薛史尹玉羽傳唐淸泰中爲光祿少卿退歸秦
中以林泉詩酒自樂自號自然先生宰臣張延朗手
書而召高臥不從謂人曰庶孽代宗不可仕也史臣
亦稱其貞退宋史王延德傳父溫晉末契丹內寇溫
率鄕豪捍蔽境內里人德之儒林賈同傳五代時楊
光遠反同祖崇率鄕里四百餘家保愚谷山全活者
二千人文苑朱昻傳梁祖篡唐父葆光與唐舊臣顏

堯李濤數輩挈家南渡寓潭州每正旦夕至必序立
南嶽祠前北望號慟殆二十年後濤北歸葆光樂衡
山之勝遂往家焉孝義傳阜城李氏七世同居漢乾
祐三年詔改鄉里名及旌其門閭永樂姚氏十三世
同居唐末五代兵戈亂離而子孫保守墳墓骨肉不
相離凡十九世十世八世同居旌于宋初者尙多宜
在五代時已五世同居矣馬令南唐書顏詡一門百
口有家法陸游南唐書陳況隱廬山四十年元宗召
授江州士曹掾固辭歸卒江夢孫欲小試治民求爲
縣令逾年棄官去縣人號泣送數十里還家事繼母
孝保大中卒毛炳隱廬山歐陽廣上書劾潭州節度

使邊鎬非將才不省及失湖南元宗思廣言命授以官執政請召試廣言非人主尊賢待士之意不肯就試乃授本縣令亦辭不受而卒吳媛父志野義不仕梁南游吳遂家廬陵茆亭客話唐求居味江山王建召爲參謀不就人謂之唐隱居每入市騎一青牛至暮醺酣而歸非其類不與之交或吟或咏有所得則將稿撚爲丸內于大瓢中二十餘年莫知其數其贈送寄別之詩布于人口暮年因臥病索瓢致于江中曰斯文苟不沈沒于水後之人得者方知我苦心耳漂至新渠江口有識者云唐山人詩瓢也探得之已遭漂潤損壞十得其二三凡三十餘篇行于世清河

書畫舫河內荊浩博雅好古善畫山水值五季多故
隱于太行著山水訣行世韓偓贈吳顛尊師曰飲酒
經何代休糧度此生跡應常自浼顛亦强爲名道若
干鈞重身如一羽輕毫釐分象緯袒跣揖公卿狗寶
號光逸漁陽裸禰衡笑雷冬蟄震巖電夜珠明月滑
浸簪冷江光逼屐清半酣思救世一手擬扶傾擊地
嗟衰俗看天貯不平自緣懷節義可是計烹亨議論
通三教年顏稱五更老狂人不厭密行鬼應驚未識
心先許開襟語倍誠伊余常服義願拜十年兄送人
棄官入道曰仙李濃陰潤皇枝密葉敷俊才輕折桂
捷徑取紆朱斷紲三清路揚鞭五達衢側身期破的

縮手待呼盧社稷俄如綴雄豪詎守株椏怳非壯志
擺脫是艮圖塵土難留久纓緌棄若無冥心歸大道
回首笑吾徒酒律應難忘詩魔未肯徂他年如拔宅
爲我指清都贈隱逸曰靜景須教靜者尋清狂何必
在山陰蠶穿窗紙塵侵硯鳥鬬庭花露滴琴莫笑亂
離方解印猶勝顛蹶未抽簪築金總得非名士況是
無人解築金仙李一首蓋贈唐之宗室三人名氏雖
不可盡得其憤時而去非才不能用世與甘心枯槁
之流固又有加矣蜀檮杌苑文通居喪以孝聞羣虎
爲逐發冢盜儆誡錄蜀孟熙販果實孝養父母掘地
得黃金李夢旗刺股血點母眼瘵瞽幸蜀記江原縣

民張元毋死負土成墳有白兔馴繞其廬羣烏銜土
置墳上東軒筆錄縣令鍾離君輟女奩篚嫁前令女
樂善錄實禹鈞義風家法一時標準尹玉羽顏詡陳
況苑文通孟熙李夢旗張元鍾離君實禹鈞彭氏注
已引之然頗失斷限如引北夢瑣言楊晟安師建事
時唐猶未亡悅生隨鈔張藏英事藏英已仕宋皆顯
有時代可稽且師建乃死事十國中能死事者亦不
止師建自宜注死事傳又十國春秋所采褚雅王居
巖陳翔甘佃廖融王元劉昌嗣方昊石延翰朱榮嚴
永林安陳寅之流尙不下十餘人至涉神仙荒渺及
見五代人題贈者尤眾文忠公石曼卿墓表曰其上

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亦見宋史不附夷狄五代之特節也宜可附此傳

敍何必自明

桉　殿本四川仿　殿本何上有而字

敍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贇

桉黃氏日鈔程福贇以忠被罪至死不言可以爲難矣今以爲古之義士則恐其未免陷君子于過舉于義尙有當審處者

敍而天理幾乎其滅矣

桉南監本彭注本無矣字

鄭遨

欲攜其妻子與俱隱其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遨還家輒投之于火後聞其妻子卒一慟而止

桉全唐文鄭雲叟辭徵聘表曰微臣學圃無成文場不調頃屬兵交四海怨暴三場梁室亂離走蘭成于荒谷江都淪覆遁庾袞于天山而又蔡順少孤虞邱三失倉野之女遠國飄零王祥之男一時彫落喪室家而有鰥在下悲身世而無處求生因投迹元元委心虛靜是妻子在時已隱居而爲道士則妻子旣卒之後也

欲以蘇遜

按以字冗雜

後振得罪南竄

按李振南竄事此書無可攷見薛史鄭雲叟傳者此傳所本也又崔貽孫傳及李振貶均州貽孫曲奉之振入朝貽孫累遷丞郎一書再見宜有其事纂誤補據全氏祖望斷爲誤全氏蓋未及見新編薛史所謂黎州先生舊本者亦未得止據此書李振傳耳

張薦明

與遜同時有張薦明者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者字

鼓無一焉

校南監本彭注本脫一字

程福贇

以戰功累遷洺州團練使

校薛史天福七年冬杜重威討鎮州與安重榮大戰于宋城以功遷洺州團練使檢校太保七宜作六宋宜作宗是福贇戰功立于晉此但敘少爲軍卒下晉字因下出帝始見又漏檢校太保疏矣

唐六臣傳

敍吾常謂裴樞純厚不陷浮薄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謂作語

敍尙書左丞趙光逢爲副

桉光逢傳柳璨爲相與光逢有舊恩起光逢爲吏部侍郎太常卿薛史光逢傳門人柳璨登庸除吏部侍郎太常卿此書及薛史梁本紀開平三年入相皆以太常卿是在唐及梁初皆爲太常卿此及通鑑作尙書左丞誤且薛史光逢先已歷尙書左丞御史中丞禮部侍郎桂冠三職皆正四品御史中丞舊唐書職官志作貞觀五年加入四品如意元年復舊正五品新唐書百官志作會昌初又升品也旣非謫歸又以舊恩起之宜有進階卽不然如摭言所謂以左丞徵入亦止指徵入之初言通鑑天祐二年太常卿張廷範車裂後此職未別書除授至梁開平三年書以太常

卿趙光逢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方廷範死太常員
闕光逢必是時爲之是時璨雖死光逢自有舊望也
中閒裴迪雖常處此職而未禪代前已致仕薛史梁
本紀開平二年四月甲寅詔以戶部尚書致仕裴迪
復爲右僕射又曰禪代之歲命爲太常卿屬年已耆
耄視聽昏塞不任朝謁遂請老許之期月復起師長
庶官焉太祖以開平元年四月禪代至二年四月正
期月矣但統言禪代之歲不敢斷其爲太常卿致仕
在禪代前後此書迪傳迪入唐累遷太常卿太祖即
位召拜右僕射既作太祖即位始召拜則未即位前
必已致仕矣文忠公或疑太常卿爲正三品不宜副

從三品之御史大夫正四品之尚書左丞副之爲近亦未思御史大夫舊班在九卿下開元令移在上矣以班言固可副通鑑又仍此誤也舊唐書趙隱傳作昭宗還洛起爲吏部侍郎復爲左丞歷太常卿鼎沒于梁累官至宰輔封齊國公又可證矣

敍夫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爲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未必能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

按通鑑上御延喜樓朱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稱邠岐兵逼畿甸請上遷都洛陽及下樓裴樞已得全忠移書促百官東行注裴樞爲首相且朱全忠所薦

也故使之促百官以此觀之謂非朋附全忠可乎范祖禹唐鑑亦甚辨文忠公此言之不然

張文蔚

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按新唐書本紀宰相表天祐二年三月戊寅禮部侍郎張文蔚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中書侍郎尙在後六日甲申此傳求簡失序矣

柳璨殺裴樞等七人

按敘及通鑑作裴樞獨孤損崔遠趙崇王贊王溥陸扆新唐書本紀同日殺者尙有司空致仕裴贄舊唐書本紀贊責授青州司戶尙後樞等殺一日則文忠

公于新唐書誤矣

梁太祖立

校南監本彭注本立上有始字

楊涉

昭宗時爲吏部尚書哀帝卽位拜中書侍郞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

校舊唐書職官志新唐書百官志吏部尚書中書侍

郞雖同爲正三品而吏部尚書班在上何至轉拜中

書侍郞新唐書本紀宰相表通鑑作涉以吏部侍郞

入相知此作尚書誤

顧謂其子凝式曰

桉南監本彭注本無諝字

在位三年俛首無所施爲罷爲左僕射知貢舉後數年

卒

桉梁本紀開平元年五月楊涉同平章事二年四月

罷十一月復同平章事三年九月罷正在位三年而

貞明二年二月又書楊涉罷薛史貞明二年二月同

豈楊涉襲之誤耶

張策

父同爲唐容管經略使

按摭言反初不第一條曰張策同文子也

父同居洛陽敦化里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

二月匠吉千同以爲奇策時年十三居同側啓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謬邪同大驚異之

按五代嘉言懿行見薛史通鑑諸書者尙不無可采此書既多漏矣乃以八十字敘此何與行誼而詳言之當是文忠公嗜金石喜其甄鑒故仍薛史耳且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十一字乃志語非銘辭薛史作嘗浚甘泉井得古鼎耳有篆字又作鼎文何謬與不作銘較得

蘇循

晉諸將相多不欲晉王卽帝位

按不欲晉王即帝位者張承業外無多人安得曰諸將相薛史作時張承業未欲莊宗即尊位諸將賓僚無敢贊成者爲近

開平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按纂誤疑梁本紀開平三年九月辛亥翰林學士承旨工部侍郎杜曉爲戸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傳不同未知孰是今讀新唐書百官志兵部吏部爲前行刑部戸部爲中行工部禮部爲後行曉蓋由後行轉中行此傳失書轉戸部侍郎耳薛史曉傳正書之二字疑三字傳寫之誤

論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於下矣

桉　殿本四川仿　殿本稱下有謈字無則字

論見善不敢薦引

桉南監本彭注本無引字

論則爲人主者倀倀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

桉　殿本倀倀誤悵悵

義兒傳

注李存審后復以符氏大顯故别自爲傳

桉存進子漢韶明宗時亦復本姓孫氏爲洋州節度使存信子從訓從恩亦復本姓張氏以晉貴戚大顯見薛史宋史何不别爲傳符氏蓋宋貴戚薛史既别爲傳此誤仍之遂自濫其例耳

李嗣昭

光化元年澤州李罕之襲潞州以降梁梁遣丁會應罕之嗣昭與會戰含山執其將一人斬首三千級遂取澤州

按罕之傳罕之降梁及會守潞州皆敘元年與此同會傳皆敘二年又此時不日會失澤州梁唐本紀罕之降梁在元年晉取澤潞在二年是矣而元年失書嗣昭取澤州止通鑑顯貫光化元年十二月罕之降梁克用遣嗣昭討之先取澤州收罕之家屬送晉陽二年三月梁遣丁會攻澤州下之八月嗣昭取澤潞進攻蒲縣

桉梁唐本紀在天復二年此敘元年失書二年二字

梁朱友寧氏叔琮以兵十萬迎擊之

桉叔琮傳太祖遣友寧兵萬人會叔琮禦晉豈叔琮巳有兵九萬耶

存信

存信敗亡太祖子落落

桉此誤敘亡落落退保洺州時攷見前南監本彭注本敗上有兵字

古人三敗公已二矣

桉薛史李存信傳存信此時巳三敗一敗于莘縣羅宏信一敗于洹水葛從周亡落落一卽安塞劉仁恭

所敗此傳洹水亡落落之敗誤屬之敗莘縣時故止

有二敗亘作公已二矣非薛史亦作二疑同上句皆

作三而傳寫誤也

存孝

明年潞州軍亂殺李克恭以歸唐

桉梁唐本紀在大順元年新舊唐書本紀通鑑孟方

立死在龍紀元年此曰明年自是龍紀元年之明年

大順元年矣乃上止有文德元年失書龍紀元年後

十餘行始書大順二年疏也

初梁遣葛從周朱崇節守潞州以待揆

桉南監本無州字

乃附梁通趙自歸於唐因請會兵以伐晉唐命趙王王鎔援之明年趙與幽州有隙懼而與晉和

桉唐本紀景福元年存孝叛二年求援於王鎔克用擊鎔鎔懼通和乾寧元年殺存孝此統敘附梁通趙大順二年失書景福元年存孝車裂亦統敘明年下失書乾寧元年本紀求援於王鎔在叛之二年王鎔傳鎔懼通和在乾寧元年皆互異

太祖怒酖殺君立

桉通鑑考異曰唐末見聞錄曰八月三十日相公于左街宅夜飲行劒斫損昭義節度使康君立把送馬步司收禁至九月一日放出尋已身亮薛史賜酖恐

是文飾其事此傳蓋仍薛史也通鑑從唐末見聞錄

存進

振武人也

桉此乃以軍名地非本書之例存進碑作樂安人也

太祖攻破朔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從太祖入關破

黃巢以爲義兒軍使

桉碑錫以姓名同之骨肉在景福二年五月是入關

破巢後始賜姓名養爲子薛史亦作景福中爲義兒

軍使賜姓名

從莊宗戰柏鄉遷行營馬步軍都虞候

桉碑授右廂行營馬步都虞候在光化二年兼左廂

行營馬步都虞候在天復二年是乾化元年戰柏鄉之前已遷此職薛史授行營馬軍都虞候亦在從戰柏鄉之前但馬軍與碑馬步小異碑爲呂夢奇撰末曰夢奇舊忝故總管令公幕下十五餘年常在征行與公同處營寨則碑較實也

歷慈沁二州刺史

按碑授慈沁二州刺史之前已授石州刺史知汾州軍事薛史授慈沁二州刺史之前亦作授石州刺史

授邠州刺史　疑汾字傳寫之誤

解衣以賜之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以字

子漢韶

桉碑子七人漢韶漢威漢殷漢郇漢錡祿兒歡兒薛

史亦作四人此止載一人踈矣

存璋

從攻夾城戰柏鄉以功遷汾州刺史

桉薛史作天祐十一年從盟朱友謙于猗氏授汾州

刺史此削從盟友謙一事失實矣

梁遣王檀乘虛襲太原

桉　殿本四川仿　殿本乘虛上衍來字

存賢

莊宗卽位拜右武衞上將軍莊宗亦好角觝嘗與王都

較而屢勝頗以自矜因顧存賢曰爾能勝我與爾一鎮存賢博而勝之同光二年春幽州符存審病甚莊宗置酒宮中歎曰吾創業故人零落殆盡其所存者惟存審耳今又病篤北方之事誰可代之因顧存賢曰無以易卿角觝之勝吾不食言即日以爲盧龍軍節度使是歲卒於幽州年六十五

按薛史存賢傳同光二年三月幽州李存審疾篤求入覲議擇帥代之方內宴莊宗曰吾披榛故人零落殆盡所存者存審耳今復衰病北門之事知付何人因目存賢曰無易于卿即日授特進檢校太保充幽州盧龍節度使又補敘曰存賢少有材力善角觝初

莊宗在藩邸每宴私與王郁角觝鬭勝郁頻不勝莊宗自矜其能謂存賢曰與爾一博如勝賞爾一郡卽時角觝存賢勝得蔚州刺史敍權知蔚州刺史在天祐五年是角觝得郡與鎭幽州無與不宜强合矣證以唐本紀王處直傳四夷附錄薛史王都傳通鑑莊宗天祐十九年敗契丹于沙河追奔過定州與都相得懽甚莊宗見都始此明年卽同光元年與存賢角觝旣在與都角觝後是時存賢已年六十餘莊宗雖自矜奈何與老將競技且傳首言存賢少爲軍卒善角觝莊宗豈不知直至此時始與博耶又置酒時感歎躊躕忽及戲語聲情亦甚不合處直傳處直有孼

子郁當部之亡於晉也郁亦奔焉晉王以女妻之爲
新州防禦使郁奔晉在光化三年遼史郁傳同以此
揆之薛史情事皆合莊宗與郁未必未角觝但謂在
與存賢角觝先則可疑文忠公蓋誤郁爲都遂疑天
祐十九年前莊宗無見都事與存賢角觝既在與都
後而天祐十九年後存賢又別無外除事故不得不
以鎭幽州實之易在藩邸爲卽位一郡爲一鎭皆因
而誤者薛史天祐五年權知蔚州刺史爲存賢出守
之始此傳削之或疑是時晉無蔚州以薛史宗室李
克寧傳通鑑攷之克寧又求領大同節度使以蔚朔
應州爲巡屬正天祐五年晉是時有蔚州矣通鑑存

賢鎭幽州亦作賞手搏與此略同不從薛史必有所
據然通鑑于諸書異同每有考異以示折中此條乃
無知亦未嘗深攷所據者先已誤也

伶官傳

然時諸伶獨新磨尤善俳其語最著而不聞其佗過惡
按薛史唐明宗本紀長興三年十二月教坊伶官敬
新磨受賄爲人告帝令御史臺徵還其錢而後撻之
此時尙有過惡況其在莊宗朝耶

魏王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宦者讒言遣繼岌賊殺郭
崇韜崇韜素嫉伶人常裁抑之伶人由此皆樂其死皇
弟存乂崇韜之壻也進讒於莊宗曰存乂且反爲婦翁

報仇乃囚而殺之

桉此作伶人景進譏之家人傳作宦官誣之一異也此作囚而殺之下又曰存乂見囚從謙置酒軍中憤然流涕稱此二人之寃較家人傳圍其第而族之固有遲速一異也此及唐本紀朱友謙傳作存乂家人傳作存義一異也此作莊宗遣進等出訪民閒事事無大小皆以聞家人傳作莊宗遣宦官陰察外議以爲何如一異也大抵存乂之死伶官宦者皆有力旣繁複遂小歧耳

于是及其將五六人皆族滅之

桉唐本紀殺李繼麟之將史武薛敬容周唐殷楊師

太王景來仁白奉國皆滅其族是七人矣朱友謙傳及薛史亦作史武等七人此誤

而皇弟存乂又以從謙爲養子

桉上旣稱皇弟存乂矣此可但稱存乂

莊宗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尙有二萬餘人

桉家人傳莊宗東幸汴州從駕兵二萬五千及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所失大半薛史唐本紀初帝東出關從駕兵二萬五千及復至汜水已失萬餘騎通鑑帝之出關也扈從兵二萬五千及還已失萬餘人此作尙有二萬餘人誤矣

從謙自營中露刃注矢馳攻興敎門與黃甲軍相射

校薛史唐本紀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自本營率所部抽戈露刃至興教門大呼與黃甲兩軍引弓射興教門通鑑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不知睦王存乂已死欲奉之以作亂帥所部兵自營中露刃大呼與黃甲兩軍攻興教門是黃甲亦亂軍也此敘攻興教門單屬從謙而謂與黃甲軍相射壹似黃甲軍爲禦從謙者

宦者傳

敘嗚呼自古宦女之禍深矣明者未形而知懼暗者患及而猶安焉至于亂亡而不可悔也雖然不可以不戒作宦者傳

桉朱子語錄歐公五代史宦者傳末句云然不可不戒當時必是載張承業等事在此故曰然不可不戒後既不欲載之于此而移之于後則此句當改偶忘削去故也今讀此語非是謂後雖不可悔然先不可不戒耳

張承業

唐僖宗時宦者也

桉承業天祐十九年卒年七十七是年辛巳以七十七推之宜生于武宗會昌五年乙丑歷宣宗懿宗至僖宗乾符元年甲午已三十矣既幼閹爲內常侍張泰養子豈年三十始爲宦者哉史承業傳曰臣自咸

通已來伏事宮掖是懿宗時已任職矣

自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公子在晉陽者

桉家人傳乃封韓氏爲淑妃伊氏爲德妃薛史本紀后妃傳五代會要亦作淑妃韓氏德妃伊氏此蓋仍薛史存業傳誤也淑妃職在德妃上見會要

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

桉薛史唐本紀承業傳通鑑承業天祐十九年十一月卒此壹似十八年諫莊宗不聽歸便卒者蓋仍五代史闕文卽歸太原不食而死語通鑑考異已謂非實也

同光元年贈左武衞上將軍

案薛史承業傳時莊宗初行墨制凡除拜之命皆成於盧汝弼之手汝弼既自爲戸部侍郞乃請與承業改官及開國邑承業拒而不受其後但稱本朝舊官而已此與通鑑梁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皆特節也惜此書脫之

張居翰

昭宗時爲范陽軍監軍

案新唐書方鎭表天寶元年更幽州節度使爲范陽節度使寶應元年范陽節度使復爲幽州節度使及平盧陷又兼盧龍節度使昭宗時安得仍稱范陽軍南監本彭注本監軍上無軍字

論而史官之職廢于喪亂

桉五代會要修國史後唐天成四年十一月史館上新修懿祖太祖紀年錄共二十卷莊宗實錄三十卷應順元年閏正月進新修唐功臣列傳三十卷清泰三年二月上明宗實錄三十卷漢乾祐二年十月上高祖實錄二十卷周廣順元年七月上晉高祖實錄三十卷少帝實錄二十卷顯德四年正月修漢隱帝實錄梁元凶友珪及後梁實錄唐前廢帝後廢帝實錄五年六月上太祖實錄三十卷薛史敬翔傳初貞明中史臣李琪張衮郄殷象馮錫嘉奉詔修撰太祖實錄三十卷敘述非工事多漏略復詔翔補緝其闕

翔乃別纂成三十卷目之曰大梁編遺錄與實錄偕行是五代皆有實錄史官之職未遂廢也宋史藝文志及史略止梁末帝實錄未見餘皆有通鑑考異猶多引之文忠公時自宜具在六臣傳論亦曰讀梁實錄矣

論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

校患有聖智而人主不能與謀耳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安得謂聖智此蓋甚言之

論梁兵圍之三年

校梁本紀天復二年四月王兵圍鳳翔三年正月天子出幸梁軍三字疑二字傳寫之誤

論當此之時舉唐之精兵皆在蜀使崇韜不死明宗入洛豈無西顧之患其能晏然取唐而代之邪

按此尙非推源之論崇韜不死皇甫暉之亂無隙以起矣明宗安得有鄴都之役

論陷秦王大惡

按秦王大惡豈盡孟漢瓊陷之此下流皆歸之論毋乃不足爲賊子戒薛史史臣曰謂爲大逆則近厚誣其爲從榮解也亦非

論嗚呼

按起五代文章陋矣止故幷述其禍敗之所以然者著于篇宜爲一幅宦官之善者別爲兩傳其示戒者

不復列傳以論統之較伶官傳又爲變體嗚呼以下
直接論孟漢瓊事復歸論二張作收篇法明整後人
誤以此書發論必以嗚呼遂析而二之碎亂不成章
矣

論其爲大害者略可見矣

桉南監本彭注本其上有然字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三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江夏吳光耀

雜傳

王鎔

末坦活子曰昇

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舊唐書王廷湊傳昇作升朝景崇官至守太尉封常山郡王

桉舊唐書本紀景崇卒官亦作檢校太尉而王廷湊傳敘檢校太尉在前後以功眞拜太尉薛史鎔傳亦作景崇位至太尉不曰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作檢校太傅王元逵傳作景崇嗣節度使凡十四年十三

遷至檢校太傅中和三年死通鑑亦敘景崇薨于中和三年正月與諸書作二年者異贈太傅敘檢校太尉在前舊唐書本紀亦作贈太傅此作官至守太尉疑誤

館于海子園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海誤梅

因延式于上坐

校南監本彭注本無于字

鎔尤驕于富貴

校新唐書鎔傳鎔母何有婦德訓鎔嚴至母亡鎔始驕貨財嬙侍千人儀服僭上此傳瑣敘多矣獨遺其母德惜也

夜半親軍十餘人踰垣而入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十誤千

羅紹威

立其將趙文建爲留後

校舊唐書樂彥禎羅弘信傳新唐書何進滔弘信傳通鑑作趙文玣此書蓋仍薛史又通鑑注引舊唐書本紀魏博軍亂逐其帥樂彥禎彥禎子相州刺史從訓率衆攻魏州牙軍立其小校羅宗弁爲留後出兵拒之謂弁趙文玣羅弘信姓名爲一人今讀薛史紹威傳宏信本名宗弁則舊唐書本紀原未誤止削立趙文建一事耳新唐書本紀亦不詳立趙文建一事

亶作魏博軍亂殺其節度使樂彥禎其將羅弘信自

稱權知留後紀體簡嚴宜爾也

共立爲留後

校南監本彭注本共上有乃字

幽州劉仁恭以兵六十萬攻魏屠其城

校南監本彭注本汲古閣本湖北仿汲古閣本無六

字其城作貝州四川仿　殿本亦作貝州止六字尙

沿　殿本之誤

梁太祖許之爲遣李思安等攻滄州召兵于魏紹威因

悉發魏兵以從獨牙軍在紹威子廷規娶梁女會梁女

卒太祖陰遣客將馬嗣勳選艮兵實輿中以長亶軍千

入雜與夫入魏詐爲助葬太祖以兵繼其後紹威夜以奴兵數百會嗣勳兵擊牙軍幷其家屬盡殺之

桉systemd多複馬嗣勳傳宜幷之又統敘天祐二年李公佺作亂下不別曰三年壹似誅牙軍爲三年事者

是歲太祖復攻滄州宿兵長盧

桉梁本紀劉守光傳舊唐書本紀薛史梁本紀通鑑在天祐三年此以是歲屬二年下誤矣

自滄至魏五百里

桉太平寰宇記魏州北至貝州二百一十里貝州正東微北至德州二百六十里德州正北微東至滄州二百四十里自滄至魏有七百一十里元豐九域志

北京唐魏州北至本州界一百八十里自界首至貝州三十里恩州唐貝州東南至本州界五十五里自界首至德州一百二十五里德州東北至本州界一百一十里自界首至滄州一百二十里亦有六百二十里即自長蘆計之亦不止五百里新唐書紹威傳作自鄴至長蘆五百里不絕于道薛史紹威傳作自鄴至長蘆五百里壘跡重軌不絕于路通鑑作自魏至長蘆五百里不絕于路皆誤

梁兵數十萬皆取足

按是役梁師數不可攷以下文紹威馳書勸守光等詳梁太祖聞之笑曰吾常攻燕不能下今紹威折簡

乃勝用兵十萬揆之不過十萬耳況梁大舉此書及薛史敘之烜赫者莫如圍太原之役及夾城柏鄉然皆止十萬唐書敘梁師有過此數者或聲言耳此作梁兵數十萬蓋甚言紹威罷于供張而不復辨其失實誤從薛史上下數十萬人語也通鑑亦從薛史作數十萬人

昭宗東遷洛陽詔諸鎮繕理京師紹威營太廟成加拜守侍中進封鄴王

校舊唐書羅弘信傳作天祐初授檢校太尉守侍中進封魏王通鑑進天雄軍節度使長沙郡王羅紹威爵鄴王在天祐元年四月新唐書薛史紹威傳敘全

忠遷帝洛陽命諸鎮治宮闕而紹威營太廟加侍中封鄴王在誅牙軍攻滄州前薛史梁本紀作又邠岐兵士侵逼京畿帝因是上表堅請昭宗幸洛昭宗不得已而從之帝乃率諸道丁匠財力同構洛陽宮不數月而成是太廟之成及進封不得在天祐末矣此乃敍誅牙軍攻滄州後失次

豈若紹威越千里而爲此

校太平寰宇記魏州西南至西京七百五十里安得越千里元豐九域志北京唐魏州南至本京界六十一里自界首至澶州六十九里澶州西至本州界七十里自界首至衞州一百七十里衞州西至本州界一

百一十里自界首至懷州二百四十里懷州西南至
本州界四十里自界首至孟州三十里孟州西南至
本州界二十一里自界首至西京四十九里合止八
百六十里

謚曰貞壯

桉舊唐書羅弘信傳亦作貞壯五代會要作正懿羅
周敬碑作貞壯碑爲殷鵬撰幷書末曰鵬列親表之
閒受顧念尤最難避狂簡輒勒貞珉則碑宜得實通
鑑正作貞莊

子三人

桉此仍薛史紹威傳作子三人廷規周翰周敬通鑑

考異引梁功臣列傳同又引實錄己亥以司門郎中
羅廷規充魏博節度副使知府事仍改名周翰而疑
改名之誤薛史梁本紀開平元年九月魏博羅紹威
二男廷望廷矩年在幼稚皆有材器帝以其藩屏勳
臣之胄宜受非次之用皆擢爲郎恩命既行之後二
子亦就班列紹威乃上章以齒幼未任公事乞免圭
印宿宜從之此二子豈三子中或嘗改名者抑別有
其人耶周敬碑作貞莊有子四人長廷規天雄軍節
度副大使檢校太傅駙馬都尉少薨贈侍中次周翰
義成軍節度使檢校太傅駙馬都尉亦少薨贈侍中
次周允前保大軍行軍司馬檢校兵部郎中兼御史

大夫柱國賜紫金魚袋早歷通班繼爲上介緯有器業可奉箕裘公卽貞莊公第三子也則實有子四人矣

徙鎭忠武

桉薛史周敬傳作未幾改授許州節度使碑作丙子春二月移鎭許田職方考許州唐故曰忠武梁改曰匡國唐滅梁復曰忠武此在梁稱忠武誤

唐莊宗時爲金吾大將軍

桉周敬碑作唐莊宗收復梁園中興唐祚屬當郊祀無失職司遂封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戶至明宗纂紹之初除右金吾衞大將軍充街使秋九月轉左金吾

衞大將軍充街使是莊宗時封侯加食邑明宗時始
爲金吾大將軍薛史周敬傳莊宗卽位歷左右金吾
大將軍此傳仍之故誤耳南監本彭注本金吾上有
左右字
年三十二
校周敬碑作享年三十有三以碑梁乾化甲戌冬十
一月授宣義軍節度使年方十歲丙子公年始十二
戊寅秋七月詔尚公主授檢校司空守殿中監駙馬
都尉天福二年七月二十七日薨推之乾化四年甲
戌方十歲至天福二年丁酉正三十三與薛史梁本
紀貞明四年七月戊戌以前匡國軍節度使檢校尚

書左僕射羅周敬爲檢校司空守殿中監駙馬都尉
晉本紀天福二年九月庚申故右金吾衞上將軍羅
周敬贈太傅正合貞明四年蓋戊寅但晉本紀天福
二年七月未書薨而二月書左羽林統軍羅周敬爲
右金吾衞上將軍則必薨于是年非薨于元年無疑
也此及薛史周敬傳年三十二之二字疑三字傳寫
之誤
周敬亦娶末帝女曰普安公主
校薛史周敬傳及碑南監本彭注本汲古閣本湖北
仿汲古閣本作晉安公主　殿本四川仿　殿本普
誤晉

王處亘

而處亘未有子

校下處亘有孽子郁當郜之亡于晉也郁亦奔焉不

得曰未有子

爲新州防禦使

校南監本彭注本爲上有以字

處亘奮起揕其胷而呼曰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揕誤椹下曰左右無兵則

從手之揕字爲協

初有黃蛇見于牌樓

校南監本牌作碑

以其子繼岌娶都女

桉南監本彭注本無其字

同光二年莊宗幸鄴都來朝

桉唐本紀薛史唐本紀王都傳通鑑皆在三年此二字疑傳寫之誤

已而朱守殷反于汴州都遂亦反

桉唐本紀天成二年十月守殷反三年四月都反相去固踰年此壹似與守殷同時反者

都遺指揮使鄭季璘龍泉鎮將杜弘壽以二千人迎契丹

桉南監本彭注本璘作麟

軍士識者曰繼陶也

校南監本彭注本曰下有此字

天成四年二月城破

校唐本紀亦作克定州王晏球傳作都將馬讓能以城降晉本紀天福三年九月己酉赦范延光注初延光請降高祖不許延光遂堅壁攻之久不克卒悔而赦之故不書降則定州實降而書克書破皆非本書例矣

而處存有子鄴鄴子廷肖與莊宗連外姻

校舊唐書王處存傳王郜弟鄴克用以女妻之歷嵐石汾三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天祐中卒則莊宗與

廷肖父鄴已有姻廷肖乃莊宗姊妹子非外姻也薛史王庭允傳庭允唐莊宗之內表也又視若莊宗同等矣

劉守光

匡威爲弟匡儔所逐

校南監本弟上有其字

梁遣李思安救魏大敗守文于內黃

校梁本紀葛從周傳皆言梁太祖救魏此壹似太祖未親兵者薛史通鑑詳

破其瀛莫二州

校新唐書地理志莫州本鄭州以鄭鄚文相類更名

汲古閣本湖北仿汲古閣本彭注本誤鄭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誤漢

仁恭懼復附晉

桉南監本彭注本附下有于字

其子守光烝之

桉其子二字衍義見前此葢仍薛史

米斛直錢三萬

桉南監本斛作斗薛史亦作斗

燕之士多逃禍于佗境

桉　殿本四川仿　殿本無多字

守光曰趙王嘗與我盟而背之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無嘗字

守光聞晉王空國深入梁

校南監本無王字

遣其妻祝氏乞食于田家

校南監本彭注本無其妻二字

李茂貞

光啓元年朱玫反僖宗出居興元玫遣王行瑜攻大散關茂貞與保鑾都將李鋋等敗行瑜于大唐峰明年玫遂敗死

校孫德昭傳亦作朱玫亂京師僖宗幸興元而唐本紀作克用反以兵助重榮敗玫于沙苑遂犯京師縱

兵大掠天子出居于興元克用退兵河中朱玫亦反以兵追天子不及前蜀世家作重榮召晉兵犯京師僖宗幸鳳翔二年三月移幸興元舊唐書本紀作光啓元年十二月乙亥沙陀逼京師田令孜奉僖宗出幸鳳翔二年正月戊子田令孜迫乘輿請幸興元癸巳朱玫引步騎五千至鳳翔令孜聞邠州軍至奉帝入散關令禁軍守靈壁玫至禁軍潰散遂長驅追駕至尊塗驛嗣襄王熅疾爲玫所得三月丙申車駕至興元新唐書本紀作光啓元年十二月乙亥克用犯京師丙子如鳳翔二年正月戊子如興元癸巳朱玫叛寇鳳翔三月丙申次興元是出居興元因克用非

因玫玫反尙在後通鑑十二月癸酉合戰玫昌符大敗各走還本鎭潰軍所過焚掠克用進逼京城乙亥夜令孜奉天子自開遠門出幸鳳翔二年正月李克用還軍河中則玫此時已遁歸本鎭亂京師乃所領神策潰軍潰軍之罪玫不免天子出幸實避克用宜歸罪克用明矣薛史唐本紀作武皇引軍渡河與朱玫決戰玫大敗收軍夜遁入于京師時京城大駭天子幸鳳翔武皇退軍于河中以逼京城罪誘玫蓋實錄自文語耳世襲李茂貞傳亦作朱玫之亂唐僖宗再幸興元此書李孫兩傳所由誤也新唐書叛臣朱玫傳作田令孜譏討王重榮以兵屬玫合鄜延靈夏

軍三萬保沙苑重榮上疏乞誅玫令孜旣戰玫輒北因縱軍還掠僖宗蒼黃幸鳳翔避其鋒玫反與重榮李克用連和請誅令孜玫沙苑之敗敗于克用乃于戰絶不敘之壹似獨爲重榮所敗者至後始見姓名則事辭已不完備所謂幸鳳翔爲避玫者想亦漫然操翰也且出居興元及茂貞等敗行瑜玫死新舊唐書本紀通鑑皆在二年此乃敘出居興元及敗行瑜于元年而以玫死單屬明年誤矣南監本彭注本汲古閣本湖北仿汲古閣本鋋誤鋌

明年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卒

校新舊唐書本紀通鑑杜讓能賜死在景福二年王

重盈卒在乾寧二年中尙閒乾寧元年此明年字誤

韓建

建少賤習農事

校南監本彭注本書下有爲字

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磎等謀廢昭宗會晉舉兵且至建等懼乃還

校此殺宰相在晉舉兵先李茂貞傳謀廢昭宗立吉王保未果而晉王亦舉兵茂貞懼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磎留其養子繼鵬以兵二千宿衞而去是殺宰相在晉舉兵後王珂傳行瑜等怒以兵犯京師殺宰相李磎等而去珙瑤連兵攻珂河中珂求援于晉晉兵

西討三鎭是建等旣去晉始舉兵與此及茂貞傳唐

本紀聞克用亦起兵乃皆罷去又異

太祖使鄴召建乃出降

校南監本彭注本建下有建字

建從至洛陽

校南監本彭注本無陽字

惟建時有言

校南監本彭注本時下有時字

李仁福

李仁福不知其世家當唐僖宗時有拓拔思敬者爲夏州偏將後以與破黃巢功賜姓李氏拜夏州節度使

校全唐文韓儀授李成慶夏州節度使制曰以爾成慶代有勳烈祿山滔天之日文已載于司勳朱泚盜國之時績復書于盟府洎黃巢犯闕先臣進士兄弟宗族擒率征討首謀大計果成元功又曰爾其思曾高勘禍之勳纘父叔定傾之烈則立宗時已立功矣舊唐書西戎党項羌傳有羌酋拓拔赤辭者初臣屬吐谷渾甚爲渾主伏允所暱與之結婚及貞觀初諸羌歸附而赤辭不至李靖之擊吐谷渾赤辭屯狼道坡以抗官軍廓州刺史久且洛生遣使諭以禍福赤辭曰我被渾主親戚之恩腹心相寄生死不貳焉知其它汝可速去無令污我刀也洛生知其不悟于是

率輕騎襲之擊破赤辭于肅遠山斬首數百級虜雜畜六千而還太宗又令岷州都督李道彥說諭之赤辭從子思頭密送誠款其黨拓拔細豆又以所部來降赤辭見其宗黨離始有歸化之意後岷州都督劉師立復遣人招誘于是與思頭並率衆內屬拜赤辭爲西戎州都督賜姓李氏自此職貢不絕其後吐蕃強盛拓拔氏漸爲所偪遂請內徙始移其部落于慶州置靜邊等州以處之新唐書西域党項傳及太平寰宇記同又宋史外國夏國傳李彝興夏州人也本姓拓拔氏唐貞觀初有拓拔赤辭者歸唐太宗賜姓李置靜邊等州以處之其後析居夏州者號平夏部

唐末拓拔思恭鎭夏州統銀夏綏宥靜五州地討黃巢有功復賜姓李論曰拓拔氏考諸前史可見也自赤辭納款于貞觀立功于天寶思恭以宥州著節于咸通夏雖未稱國而王其土久矣則其世家又可知賜姓已在太宗時矣薛史亦作李仁福世爲夏州牙將本拓拔氏之族也但不得其祖父名耳何以言不知其世家

思敬與破黃巢復京師

桉南監本無黃字

不知其于思諫爲親疏也

桉通鑑作推彝昌族父蕃漢都指揮使李仁福爲帥

考異曰按仁福諸子皆連彝字則于彝昌必父行也今讀宋史外國夏國傳思恭卒弟思諫代為定難軍節度使卒思恭孫彝昌嗣遇害將士立其族子蕃部指揮仁福卒子彝超嗣彝興彝超之弟也彝超卒遂加定難軍節度使卒子克睿立克睿初名光睿避太宗諱改光為克卒子繼筠立卒弟繼捧立卒族人入朝陳其諸父昆弟多相怨願留京師乃遣使夏州護緦麻已上親赴闕授繼捧彰德軍節度使并官其昆弟夏州蕃落指揮使克信等十二人有差弟權知夏州克文來朝以唐僖宗所賜其祖思恭鐵券及朱書御札來上改博州防禦使初繼捧之入也弟繼遷出

奔及是數來爲邊患繼遷繼捧族弟也高祖思忠嘗
從兄思恭討黃巢戰沒贈宥州刺史曾祖仁顏仕唐
銀州防禦使祖彝景嗣于晉父光儼嗣于周夏國傳
所載略如此不足攷證此傳者其人皆弗錄並就所
錄者爲世系表如左

仁福 彝超

彝興 光睿 繼筠

繼捧

克信

克文

思恭 昌彝

思諫

思忠仁顏彝昪光儼繼遷

以此推之仁福與思忠子仁顏皆連仁字爲一行仁福子彝超彝興與思恭孫昌彝思忠孫彝昪皆連彝字爲一行仁福孫光睿與思忠曾孫光儼皆連光字爲一行仁福曾孫繼筠繼捧與思忠玄孫繼遷皆連繼字爲一行信如考異仁福于彝昌爲父行矣思諫思忠皆思恭弟思忠玄孫繼遷旣在仁福曾孫繼捧緦麻親之內則仁福于思諫蓋從子甚親矣又于彝昌爲從祖諸父夏國傳謂爲彝昌族子與所敘世系固自戾卽以族子作族人解亦誤爲疎屬通鑑作彝

昌族父皆未詳考也此傳及薛史通鑑謂彝昌爲思
諫子尤誤然夏國傳又有可疑者克文于繼捧爲弟
則思恭其高祖而曰其祖當猶言先祖也思恭旣爲
克文先祖則仁福當爲思恭子乃彝昌從父更親矣
但克文于繼捧不知果親弟抑族弟耳又克信克文
旣爲繼捧昆弟何乃與繼捧父克睿同連克字或實
繼捧父行而史誤之且諸父昆弟同入朝何以獨官
其昆弟而遺其諸父諸父並無一人以名見者則史
之脫謬彌可見矣彝昌作昌彝亦與諸書微異
是時岐王李茂貞晉王李克用數會兵攻仁福
校唐本紀克用卒在天祐五年卽梁開平二年今以

是時屬三年是時安得有克用此蓋仍薛史世襲李仁福傳而誤傳開平三年四月下敘未幾後唐武皇遣大將周德威會邠鳳之師五萬同攻夏州而莊宗本紀正敘天祐六年通鑑亦敘開平三年但稱晉王

韓遜

而史失其錄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其作不

是時邠寧楊崇本鄜延李周彝鳳翔李茂貞皆與梁爭戰獨遜與夏州李思諫臣屬于梁未嘗以兵爭

校崇本傳太祖復遣劉知俊康懷英等擊之崇本大敗自此不復東薛史知俊大破邠岐在開平二年符

道昭傳太祖爲元帥初開府而李周彞以鄜州降以爲左司馬梁本紀周彞降在天復二年則開平三年崇本周彞已未與梁爭戰矣李仁福傳思謙卒在開平二年今以是時屬三年下意蓋統前後言之究易混入三年後事宜易是時爲初且崇本周彞皆茂貞臣屬乃敍茂貞上壹似爲敵鎮者亦非

澄乃上書請帥于朝

校通鑑作韓澄遣使齎絹表乞朝廷命帥注帥所類翻薛史亦作請帥　殿本四川仿　殿本汲古閣本

湖北仿汲古閣本帥誤師

楊崇本

後梁太祖攻岐未下

梭南監本彭注本無後字

崇本涕泣憤怒

梭南監本憤誤憒

高萬興

河西人也

梭　殿本西誤南

唐末河西屬李茂貞茂貞將胡敬璋為延州刺史

按南監本彭注本下茂貞上有李字

梁開平二年孝于少下

校梁本紀高萬興來降在開平三年薛史葬敬璋正

作天祐六年卽開平三年通鑑亦敍開平三年此二字疑傳寫之誤南監本彭注本葬下有敬璋字

同光三年卒于鎭

桉萬興卒薛史通鑑皆在同光三年湖北仿汲古閣本三誤元

溫韜

末帝時韜復叛茂貞降梁梁改耀州爲崇州鼎州爲裕州義勝爲靜勝軍

桉南監本梁下無梁字南監本彭注本義勝下有軍字

論爲書以遺世宗

校薛史周本紀作晉王省侍不離左右累諭晉王云云與此曰爲書異

諭然實錄不書其葬之厚薄也

校薛史周世宗本紀及五代會要親謁陵止載守陵將吏清異錄顯德元年周祖創造供薦之物世宗以外姓繼統凡百務從崇厚誠如所言則葬可知矣晉書索琳傳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想文帝之言亦未見從嗣主耳

盧光稠

不從吾令者如此木

校南監本彭注本無吾字

全播攻潮取其虔韶二州

校通鑑考異曰十國紀年全播推光稠爲之謀主所向克捷光啓初據虔州光稠自稱刺史天復中陷韶州使其子延昌守之按新紀光啓元年正月光稠陷虔州天復二年陷韶州歐陽修以爲同時取虔韶二州誤也今從新紀今讀此書併敘以求簡如此者多矣

虔必敗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彭注本虔下有其字

是時劉巖起南海擊走光睦以兵數萬攻虔州

桉南漢世家是時巖未立不得曰起海南通鑑作劉隱

當盧氏時劉龔已取韶州

桉南漢世家巖易名龔在即位後取韶州在前雖史家追稱而一傳中前後異名絕無義例亦卒也　殿本龔作龔

雷滿

聚諸蠻數千獵于大澤中

桉南監本彭注本無于字

汭戰敗溺水死于君山

桉南監本彭注本無水字

取器嬉水上

校南監本彭注本取下有其字

三年彥恭奔于楊行密

校吳世家行密卒天祐二年開平三年爲天祐六年此時安得有行密楚世家作奔吳通鑑作奔廣陵爲得又彥恭奔楊氏薛史通鑑皆在開平二年此三字疑傳寫之誤

馬殷擒其弟彥雄等七人送于梁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七誤十

鍾傳

唐以洪州爲鎮南軍拜傳節度使

按新唐書方鎭表咸通六年升江南西道團練觀察使爲鎭南節度使乾符元年廢鎭南軍節度復置江南西道觀察使龍紀元年復升江南西道觀察使爲鎭南軍節度使是始置鎭南軍節度使去傳得洪州尙遠傳爲鎭南軍節度使乃復置非始置此壹似爲傳始置者通鑑中和二年五月以湖南觀察使閔勖權充鎭南節度使勖屢求于湖南建節朝廷恐諸道觀察使效之不許先是王仙芝寇掠江西高安人鍾傳聚蠻獠依山爲堡衆至萬人仙芝陷撫州而不能守傳入據之詔卽以爲刺史至是又逐江西觀察使高茂卿據洪州朝廷以勖本江西牙將故復置鎭南

軍使勛領之若傳不受代令勛因而討之勛知朝廷意欲鬭兩盜使相斃辭不行則並非為傳復置也新唐書傳傳但作僖宗擢傳江西團練使俄拜鎮南節度使不曰為傳置鎮南軍然新唐書本紀傳陷洪州在中和二年七月通鑑是年五月便曰據洪州未知孰是

城中夜火起

校南監本火誤光

傳居江西三十餘年

校新唐書本紀乾符四年四月高安制置使鍾傳陷撫州中和二年七月撫州刺史鍾傳陷洪州天祐三

年四月鎭南軍節度使鍾傳卒傳據州必自昭撫州始高安爲洪州屬縣其爲高安制置使蓋猶州校也自乾符四年至天祐三年止三十年耳若自據州以先計之傳固江西人又不止居三十餘年矣

聽鍾郎爲節度使三年

校南監本彭注本無使字

趙匡凝

會其兵以攻蔡州破之

校南監本彭注本無州字

太祖已弑昭宗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弑誤殺

其後行密死

按梁本紀天祐二年九月匡凝奔淮南行密卽是年十一月卒相去止兩月耳

朱宣

少從其父販鹽爲盜

按南監本彭注本販上有以字

宣乃去事青州節度使王敬武爲軍校敬武以隸其將曹全晸中和二年敬武遣全晸入關與破黃巢還過鄆州鄆州節度使薛宗卒其將崔君預自稱留後全晸殺君預遂據鄆州宣以戰功爲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已而全晸死軍中推宣爲留後唐僖宗卽拜宣天平軍節

度使

按舊唐書朱瑄傳瑄逃于青州爲王敬武牙卒中和

初黄巢據長安詔徵天下兵敬武遣牙將曹全晸率

兵三千赴難關西以瑄爲軍候會青州詟急敬武召

全晸還路由鄆州時鄆帥薛崇爲草賊王仙芝所殺

鄆將崔君裕權知州事全晸知其兵寡襲殺君裕據

有鄆州自稱留後以瑄有功署爲濮州刺史留將牙

軍光啓初魏博韓簡欲兼幷曹鄆全晸出兵逆戰爲

魏軍所敗全晸死之瑄收合殘卒保州城韓簡攻圍

半年不能拔會魏軍亂退去朝廷嘉之授以節鉞新

唐書宣傳宣亡命去青州爲王敬武牙軍黄巢之亂

敬武遣將曹存實率兵西入關而宣爲軍候道鄆州是時節度使薛崇拒王仙芝戰死其將崔君裕攝州事存實擒知兵寡襲殺之據其地遂稱留後以宣功多署濮州刺史留總帳下兵中和初魏博韓簡東窺曹鄆引兵濟河存實迎戰死于陳宣收殘卒嬰城簡圍之六月不能拔引兵去僖宗嘉其守拜宣天平節度使薛史瑄傳瑄坐父罪以昝免因入王敬武軍爲小校唐中和二年諫議大夫張濬徵兵于青州敬武遣將曹全晸率兵赴之以瑄隸焉以戰功累遷列校賊敗出關全晸以本軍還鎮會鄆帥薛崇卒部將崔君預據城叛全晸攻之殺君預自爲留後瑄以功授

濮州刺史鄆州馬步軍都將光啓初魏博韓允中攻鄆全晸爲其所害瑄據州城自若三軍推爲留後允中敗朝廷以瑄爲天平軍節度使皆此傳所本也而新唐書本紀平盧軍將王敬武逐其節度使安師儒自稱留後及通鑑平盧大將王敬武逐節度使安師儒自爲留後皆在中和二年九月新唐書敬武傳中和中發盜齊棣閒遣敬武擊定已還即逐師儒自爲留後時王鐸方督諸道行營軍復京師因承制授敬武平盧節度使薛史王師範傳唐廣明元年無棣人洪霸郎合羣盜于齊棣閒節度使安師儒遣敬武討平之及巢賊犯長安諸藩擅易主帥敬武乃逐師儒

自爲晉後王鐸承制授以節鉞此書師範傳廣明元年無棣人洪霸郎爲盜齊棣間平盧節度使安師儒遣敬武率兵擊破之敬武反兵逐師儒自稱留後都統王鐸承制拜敬武節度使通鑑以王鐸兼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都統在中和二年五月辛亥考異引諸書以證之敬武爲節度使旣由鐸則宜從新唐書本紀通鑑在二年此敍二年前一誤也舊唐書本紀青州軍亂逐節度使安師儒立其行營將王敬武爲留後在中和元年十月于諸書無據亦必誤也舊唐書本紀乾符四年三月諭河南方鎭曰宋威自青州與副使曹全晸進軍攻討所在破賊新唐書逆臣

黃巢傳帝使平盧節度使宋威與其副曹全晸數擊
賊敗之是全晸嘗爲威將威爲青州節度使敬武後
亦爲青州節度使故遂誤爲敬武將舊唐書本紀廣
明元年三月賊悉衆欲寇襄陽江西招討使曹全晸
與襄陽節度使劉巨容謀拒之新唐書巢傳敘江西
招討使曹全晸與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壁荆門
更在廣明前本紀廣明元年七月辛酉天平軍節度
使曹全晸爲東面副都統通鑑乾符六年十一月黃
巢北趣襄陽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淄州刺史曹全
晸合兵屯荆門以拒之廣明元年七月辛酉以淄州
刺史曹全晸爲天平節度使兼東面副都統是中和

前已自爲招討節度等使及東面副都統安得復爲敬武將此作敬武將一誤也又崔君裕非繼薛崇據鄆朱宣非繼曹全晸據鄆舊唐書所載本末缺略紀傳互訛亦特甚不足據據新唐書本紀較完貫且同出文忠公手乾符四年三月宛句賊黃巢陷鄆沂二州天平軍節度使薛崇死之五年天平軍節度使張裼卒衙將崔君裕自知州事六年淄州刺史曹全晸克鄆州殺崔君裕中和二年十月韓簡寇鄆州天平軍節度使曹全晸死之部將崔用自稱留後三年天平軍將曹存實克鄆州四年濮州刺史朱宣逐天平軍節度使曹存實自稱留後是崇死在先裼死在後

君裕乃繼裼據鄆非繼崇舊唐書本紀乾符四年三月冤朐賊黃巢聚萬人攻鄆州陷之逐節度使薛崇通鑑乾符四年二月黃巢陷鄆州殺節度使薛崇六年三月天平軍節度使張裼甍牙將崔君裕自知州事淄州刺史曹全晸討誅之皆合此作崇死君裕便據鄆且事在中和前此敘中和二年一誤也據新唐書本紀是崔氏兩據鄆曹氏兩克之宜乃繼存實據鄆非繼全晸何進滔傳韓簡東攻鄆鄆將曹存實出戰敗死其將朱宣率眾以守久不下通鑑中和元年十月天平節度使南面招討使曹全晸與賊戰死軍中立其兄子存實爲留後二年十月韓簡復引兵擊

鄆州節度使曹存實逆戰敗死天平都將下邑朱瑄收餘衆嬰城拒守簡攻之不下詔以瑄權知天平留後考異引實錄曹存實繼其叔父全晸爲天平節度使未周歲而遇害皆合此作全晸死宜便爲留後一誤也凡四事多緣新舊唐書薛史宜傳而誤所證諸書年月及薛崇曹存實或逐或殺不同無可攷但取事亦不顚倒耳又崔君裕此及薛史作崔君預薛崇曹全晸此作薛宗曹全晟與諸書亦異

北敵強晉

校南監本彭注本北上有而字

朱瑾

瑾宣從父弟也

按南監本此傳末提行別書

瑾兄弟往來相救凡十餘年

按梁本紀光啓三年十月始攻鄆乾寧四年正月克鄆遂攻兗瑾奔淮南止十年有一月耳

而與葛從周等戰城下瑾兵屢敗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與葛從周等戰城下瑾兵屢敗十二字

其後梁遣龐師古葛從周等攻淮南行密用瑾大破梁兵于淸口斬師古

按梁本紀吳世家瑾奔吳及敗梁兵皆在乾寧四年

此曰其後壹似相去甚遠者
妻婦自訴
校南監本彭注本歸自作自歸
瑾攜其首持示隆演曰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彭注本持作馳
而以一身死之
校南監本彭注本無以字
王師範
唐廣明元年無棣人洪霸郎爲盜齊棣閒平盧節度使
安師儒遣敬武率兵擊破之
校舊唐書本紀乾符四年三月以草賊大寇河南山

南詔曰近者龐勛拒命王郢挺災結眾至多猖狂頗甚尋則身膏原野家受誅夷亦有方從叛亂能自徊翔移吉凶于反掌之間變禍福于立談之際則諸葛爽今爲刺史朱實見存將軍弘霸郎受職于禁營宋再雄策名于淮海莫不身名光顯家族輝榮是乾符時霸郎已平安得廣明元年猶須擊破也此蓋緣薛史而誤

同光三年贈師範太尉

校新唐書王敬武傳師範以青州父母所籍每縣令至具威儀入謁令固辭師範遣吏挾坐拜廷中乃出或諫不可答曰吾恭先世且示子孫不忘本也此書

馬全節傳載全節衣白襴謁其縣令州里以爲榮此獨遺之疏矣通鑑亦載

李罕之

少學讀書不成

校學字疑衍

事皆任經

校　殿本攷證曰任經閣本作經任今讀汲古閣本正作任經

已而孫儒陷河陽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河誤洛

使李存孝以兵三萬助罕之攻言

校薛史罕之傳克用遣其將李存孝率師三萬助之新唐書罕之傳遣李存孝薛阿檀安休休率師三萬攻言作三萬與此同而義兒存孝傳遣存孝與薛阿檀安休休等以兵七千助罕之還擊河陽薛史唐本紀遣李存孝薛阿檀史儼兒安金俊安休休將七千騎送罕之至河陽通鑑李克用以其將康君立爲南面招討使督李存孝薛阿檀史儼安金俊安休休五將騎七千助李罕之攻河陽又作七千

罕之悉攻殺之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無悉字

志勤且死

桉薛志勤已卒李罕之始入潞州今曰且死是須死未死之辭薛史罕之傳作以狀聞于克用曰聞志勤之喪新帥未至慮爲佗盜所窺不俟命已屯于潞矣新唐書罕之傳作報克用曰志勤死懼佗盜至不俟命輒屯于潞爲得

天福中卒

桉天福上宜有晉字

孟方立

唐廣明中潞州節度使高潯攻諸葛爽于河陽遣方立將兵出天井關爲先鋒潯爲其將劉廣所逐廣爲亂軍所殺方立聞亂引兵自天井入據潞州唐因以爲昭義

軍節度使

按舊唐書本紀中和元年八月昭義節度使高潯與賊將李詳戰于石橋爲賊所敗退歸河中九月澤潞高潯牙將劉廣擅還據潞州是月潯天井關戍將孟方立率戍卒攻劉廣殺之方立遂自稱留後新唐書本紀中和元年八月昭義軍節度使高潯及黃巢戰于石橋敗績牙將成麟殺潯入于潞州九月己巳昭義軍戍將孟方立殺成麟自稱留後方立傳中和元年昭義節度使高鄩擊黃巢戰石橋不勝保華州爲裨將成鄰所殺還據潞州衆怒方立率兵攻鄰斬之自稱留後薛史方立傳中和二年爲澤州天井關戍

將時黃巢犯關輔州郡易帥有同博弈先是沈詢高湜相繼爲昭義節度怠于軍政及有歸秦劉廣之亂方立見潞帥交代之際乘其無備率戍兵徑入潞州自稱留後通鑑中和元年八月高潯與黃巢將李詳戰于石橋潯敗奔河中九月上書八月己丑又書辛酉八月既有己丑必九月始有辛酉原脫九月二字今推補之昭義十將成麟殺高潯引兵還據潞州天井關戍將孟方立起兵攻麟殺之是中和中事此作廣明中誤矣又通鑑考異引諸書謂劉廣亂在前舊紀誤以高湜事爲高潯事斷從新紀傳作成麟殺潯方立斬麟則此作廣逐潯亂軍殺廣亦誤矣

文德元年方立乞兵于王鎔以攻晉鎔許之方立乃遣其將奚忠信攻晉遼州而鎔以佗故不能出兵兵旣失約忠信大敗而晉兵乘勝攻之

校通鑑光啓二年十月李克脩攻邢州不克而還考異曰太祖紀年錄邢人出戰又敗之孟方立求救于鎮州王鎔出兵三萬赴援我軍乃退舊鎔傳是時天子蒙塵九有羹沸河東李克用虎視山東方謀吞據鎔以重賂結納以脩和好晉軍討孟方立于邢州鎔常奉以芻糧據此則鎔助克用攻邢州也未知孰是今皆不取今讀新唐書鎔傳于是克用方擊孟方立于邢州鎔歸芻糧與舊唐書鎔傳同而方立傳光啓

二年克修擊邢州取故鎭進攻武安方立將呂臻馬爽戰焦岡爲克修所破斬首萬級執臻等拔武安臨洺邯鄲沙河克用以安金俊爲邢州刺史招撫之方立內兵于王鎔鎔以兵三萬赴之克修還後二年方立督部將奚忠信兵三萬攻遼州以金啖赫連鐸與連和會契丹攻鐸師失期忠信三分其兵鼓而行克用伏兵于險忠信前軍沒旣戰大敗執忠信餘衆走脫歸者纔十二薛史唐本紀光啓二年十月進攻邢州邢人出戰又敗之孟方立求援于鎭州鎭人出兵三萬以援方立克修班師文德元年十月邢州孟方立遣大將奚忠信將兵三萬寇遼州武皇大破之斬

首萬級生擒奚忠信通鑑亦作文德元年十月孟方
立遣其將奚忠信將兵三萬襲遼州李克修邀擊大
破之擒忠信送晉陽是文德元年忠信大敗乃鐸師
失期非鎔也乞鎔兵自在光啓二年且鎔已出兵未
失約此蓋誤兩事爲一事通鑑光啓元年盧龍節度
使李可舉成德節度使王鎔惡李克用之彊而義武
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親善爲姪鄴娶克用女又河
北諸鎭惟義武尚屬朝廷可舉等恐其窺伺山東終
爲己患乃相與謀曰易定燕趙之餘也約共滅處存
而分其地又說雲中節度使赫連鐸使攻克用之背
可舉遣其將李全忠將兵六萬攻易州鎔遣將將兵

攻無極處存告急于克用克用遣其將康君立等將兵救之李克用自將救無極敗成德兵成德兵退保新城克用復進擊大破之拔新城成德兵走追至九門斬首萬餘級固去年事也則鎔于克用非有深恩舊好陽助而陰圖之亦常事當時和怨亦無定奉克用芻糧或在拔方立前後不得謂有奉克用芻糧事遂無拔方立事太祖紀年錄成明宗朝其事猶及親見且自言退師非炫捷也必可信新唐書薛史又可證溫公疑而不取蓋未深攷耳

軍于滏水之西

按　殿本南監本滏誤淦

梁太祖遣王虔裕將騎兵三百助逕守逕執虔裕降晉

桉新唐書方立傳執王虔裕三百人獻之薛史唐本紀執汴將王虔裕三百人以獻通鑑考異引太祖紀年錄執朱溫之將王虔裕等三百人以獻與此同而虔裕傳遣虔裕以精兵百人疾馳夜破晉圍入邢州薛史虔裕傳太祖先遣虔裕選勇士百餘人徑往赴之又似未有三百人者

王珂

其仲父重榮以河中兵破黃巢有功于唐拜河中節度使

桉南監本彭注本功上有大字

以其兄重簡子珂爲後
按此似作重榮傳語非作珂傳語宜曰王珂河中人
也父重簡仲父重榮以河中兵破黃巢有功于唐拜
河中節度使無子以珂爲後較簡捷
重榮卒弟重盈立
按薛史珂傳推重榮弟重盈爲蒲帥與此同而舊唐
書本紀推重榮兄重盈爲兵馬留後王重榮傳重榮
以父蔭補軍校與兄重盈俱號驍雄名讐軍中新唐
書本紀其兄重盈自稱留後重榮傳重榮以父任爲
列校與兄重盈皆以毅武冠軍通鑑注引舊書帝紀
亦作推重榮兄重盈爲兵馬留後司空表聖文集太

尉瑯邪王公河中生祠碑曰況元昆頃鎭河潼遠推表則仲弟鎭臨此地惠愛斯人季弟植性謙沖宣勞宿衞此傳及舊唐書重榮傳薛史珂傳皆以重簡爲重榮兄新唐書重榮傳又以重簡爲重盈兄則元昆宜指重簡仲弟宜指重榮且所謂鎭臨此地者正指重榮鎭河中新舊唐書爲近此從薛史以重盈爲重榮弟誤矣碑蓋景福元年爲重盈作時重榮已卒五代史闕文謂重榮請圖與碑非也

偏將李璠因珙戰敗殺珙自稱留後是時梁已下鎭定將移兵西而昭宗爲劉季述所廢京師大亂崔胤陰召梁兵以西

桉梁本紀珙殺在光化二年下鎭定在三年相去逾

年矣薛史梁本紀劉季述幽昭宗帝時方在河朔聞
之遽還于汴通鑑朱全忠在定州行營聞亂丁未南
還蓋汴在定南此作移兵西誤矣如謂季述亂將西
移京師則崔胤陰召梁兵以西語尙在後也季述未
亂以前又別無事至京師梁本紀作推其牙將李璠
爲酉後朱友謙傳作梁太祖表璠代珙與此作璠自
稱酉後書法微異

珂夜登城諭守陴者守陴者皆不應

校南監本諭守陴者下更無守陴者三字但一格中
作〻蓋省文也彭注本並此亦脫之

瓚事梁爲諸衞大將軍泰寧鎭國軍節度使

桉薛史王瓚傳梁祖即位歷諸衛大將軍兗華兩鎮節度使開封尹職方考華州唐故曰鎮國梁改曰感化後唐復曰鎮國此稱鎮國誤

然人臣各爲主耳

桉南監本彭注本主上有其字

趙犨

犨語諸將吏曰

桉南監本彭注本無諸字

後生弩工皆不識其器

桉旣爲弩工安得不識巨弩薛史趙珝傳作府庫舊有巨弩數百枝機牙皆缺工人咸謂不可用爲近

犨亥子巖

桉既曰以其子巖尙太祖女矣此犨亥子三字可去更易上其字爲亥字

馮行襲

均州人也

桉馮行襲碑作系出長樂家遷武當新唐書本紀作武當賊劉巨容傳作均州武當人薛史行襲傳作武當人通鑑作都將武當馮行襲均州雖治武當屬縣不止武當也此但作均州人不知爲何縣略矣

唐末山南盜孫喜以衆千人襲均州刺史呂燁燁不能禦

按行襲碑作有孫喜者聚徒數千人新唐書劉巨容傳作中和初鄉豪孫喜聚衆數千人謀攻城薛史行襲傳作有賊首孫喜者聚徒數千人欲入武當通鑑作均州賊帥孫喜聚衆數千人謀攻州城與此作千人異呂煖新唐書本紀作李煖與自著之書亦異也通鑑考異引新紀作呂煖今本新唐書豈傳寫誤耶

山南節度使劉巨容表行襲均州刺史

按通鑑作山南東道節度使上其功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行襲傳曰洋州節度使葛佐奏辟爲行軍司馬請將兵鎭谷口通秦蜀道由是益知名新傳曰行襲乘勝逐呂煖據均州劉巨容因表爲刺史武定節

度使楊守忠表爲行軍司馬使領兵搤谷口以遏秦
蜀新紀光啓元年四月武當賊馮行襲陷均州逐刺
史呂燁在劉巨容奔成都後行襲傳云巨容以功上
誤也今從薛史今讀薛史行襲傳賊衆在江北者悉
奔潰山南節度使劉巨容以功上言尋授均州刺史
州西有長山當襄漢蜀路羣賊屯據以邀刼貢奉行
襲又破之洋州節度使葛佐云云是薛史亦誤爲巨
容上其功溫公既據新唐書本紀證巨容傳之誤何
以又誤薛史爲是豈攷薛史時未觀全傳耶通鑑注
按若以薛史爲據當言洋州節度使上其功胡氏亦
未觀薛史行襲傳耳此傳從薛史及新唐書巨容傳

誤也

昭宗乃以金州爲戎昭軍拜行襲節度使

按新唐書劉巨容傳鳳翔李茂貞養子繼臻據金州
行襲攻拔之昭宗即授金州防禦使時山南西道節
度使楊守亮將襲京師道金商行襲逆戰破之就擢
戎昭軍節度使敘此在天祐二年前薛史行襲傳李
茂貞遣養子繼臻竊據金州行襲攻下之因授金州
防禦使時興元楊守亮將襲京師道出金商行襲逆
擊大破之詔升金州爲節鎮以戎昭軍爲額即以行
襲爲節度使敘此在昭宗幸鳳翔前皆以戎昭軍置
自昭宗朝與此同而舊唐書本紀天祐二年十月全

州馮行襲奏當道昭信軍額內一字與元帥全忠諱
字同乃賜號戎昭軍新唐書方鎭表天祐二年置昭
信軍節度號戎昭軍節度增領均房二州通鑑天祐
二年十月改昭信軍爲戎昭軍是始置戎昭軍時昭
宗崩已逾年矣此明誤
以功遷匡國軍節度使
桉行襲碑有曰遂鎭華陽是嘗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矣此書及薛史無可攷
氏叔琮
太祖遣友寧兵萬人會叔琮禦晉
桉新唐書姦臣柳璨傳作會朱友寧以兵三萬來援

薛史氏叔琮傳作時太祖遣朱友寧將兵數萬赴應悉委叔琮節制義兒李嗣昭傳及通鑑是役皆作汴軍十萬則友寧疑不止將萬人也

李彥威

昭宗遷洛拜右龍武統軍

校舊唐書職官志新唐書百官志皆作左右龍武軍統軍各一人氏叔琮傳既曰昭宗遷洛拜右龍武統軍矣李彥威安得同時復拜此職舊唐書本紀作朱全忠令左龍武統軍朱友恭右龍武統軍氏叔琮樞密使蔣玄暉弑昭宗于椒殿新唐書本紀作全忠以左右龍武統軍朱友恭氏叔琮樞密使蔣玄暉兵犯

宮門姦臣柳璨傳及薛史友恭叔琮傳通鑑皆以友恭爲左龍武統軍叔琮爲右龍武統軍此右字必傳寫之誤

劉季述廢昭宗立皇太子裕爲天子

桉南監本彭注本劉上有初字

是時昭宗改元天祐遷于東都

桉遷都在先改元在後此失次

陰遣敬翔至洛告彥威與氏叔琮等使行弑逆

桉李振傳作遣振至京師與朱友恭氏叔琮謀之舊唐書本紀作全忠令判官李振自河中至洛陽與友恭等圖之新唐書姦臣柳璨傳作全忠恨帝無傳禪

意乃謀弑以絶人望因令其屬李振諭玄暉通鑑作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陽與玄暉及左龍武統軍朱友恭右龍武統軍氏叔琮等圖之翔爲謀主至洛陽必屬振蓋振屢至京師尤易掩飾觀聽此作敬翔誤

八月壬辰

桉新唐書本紀薛史梁本紀通鑑皆作壬寅舊唐書本紀作八月壬辰朔壬寅夜蓋是月朔日爲壬辰弑逆乃十一日壬寅也此辰字誤

趨椒蘭殿

桉新舊唐書本紀通鑑皆作椒殿玉海載歷代殿名唐無椒殿椒蘭殿通鑑注椒殿皇后殿也史炤曰椒

殿亦猶椒房之稱繹此語則當時非有此殿名第借
言皇后所居耳詞章家語乖史家紀實之體

莊宗時得唐故內人景姹言當彥威等弑昭宗時諸王宗屬數百人皆遇害而同爲一坑瘞于龍興寺北請合爲一家而改葬之詔以故濮王爲首葬以一品禮云

桉既同爲一坑矣但請改葬耳何必復請合爲一家
五代會要諸王後雜錄後唐同光四年正月郡內人王景姹奏唐昭宗諸王及皇子弟宗屬千餘人當朱梁弑逆之時同時遇害爲三坑瘞于內西古龍興寺北請合爲一家改葬敕宜令太常禮院以故濮王一王爲首一品禮葬仍委河南府監護其事則知此作

同爲一坑誤也又千餘人與數百人異

李振

其祖抱眞唐潞州節度使

按李周傳作唐昭義軍節度使抱眞之後也與此稱州異既曰節度使則稱軍爲宜

振爲唐金吾衞將軍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衞字

裴迪

都統王鐸鎭滑州奏迪汴宋鄆等州供軍院使鐸爲租庸使辟租庸招納使

按舊唐書王播傳初鐸出軍兼鄭滑節度使以便供

饋新唐書鐸傳乃以檢校司徒中書令爲義成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判延資戶部租庸等使是鎭滑州及爲租庸使乃出一敕此壹似爲兩時者

遣健卒苗公立持書至汴陰伺虛實

按南監本彭注本伺作詗

廸入唐累遷太常卿太祖即位召拜右僕射

按薛史梁本紀作詔以戶部尚書致仕裴廸復爲右僕射此脫致仕一事召字無著矣

孔循

明宗自魏兵反而南莊宗東出汜水循持兩端遣迎明宗于北門迎莊宗于西門供帳牲餼其禮如一而戒其

入曰先至者入之

桉複西方鄴傳

孫德昭

其父惟晸有材略

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此晸字及下皆誤最

德昭乃與孫承誨董從實應肴

桉新舊唐書本紀通鑑孫承誨董從實作周承誨董

彥弼與此異此蓋仍薛史

御丹鳳樓反正

桉舊唐書本紀作昭宗反正登長樂門樓受朝賀新

唐書宦者劉季述傳作御長樂門羣臣稱賀承誨馳入左軍執季述彥範至樓前通鑑作崔胤迎上御長樂門樓帥百官稱賀與此作丹鳳樓異此蓋仍薛史

王敬蕘

敬蕘遂代之

校　殿本遂作遂

蔣殷

是時哀帝方卜郊殷與樞密使蔣玄暉等有隙因譖之太祖言玄暉等教天子卜郊祈天且待諸侯助祭者以謀興復太祖大怒哀帝爲改卜郊是時太祖將有簒弒之謀何太后嘗泣涕叩頭爲玄暉等言梁王禪位後願

全唐家子母殷乃誣玄暉常私侍太后太祖斬玄暉及張廷範柳璨等遣殷弒太后于積善宮

按參複孔循傳此作殷與玄暉有隙循傳作循與玄暉有隙此作殷譏之不曰與人循傳作循與殷譏之此先以郊天譏循傳先以私侍太后譏此弒太后在斬玄暉廷範璨後循傳在殺璨及玄暉廷範前此作遣殷弒太后不曰與人循傳作遣循與殷會而節之則詞異解矣梁本紀作先殺玄暉次太后次璨廷範

殷不受代

按南監本彭注本殷下有懼字

劉知俊

是時延州高萬興叛楊崇本降梁

桉梁本紀延州高萬興叛于岐來降萬興傳唐末河西屬李茂貞此作叛崇本何也

丁會

尤能悽愴其聲以自喜

桉南監本彭注本愴作慘

梁軍攻時溥于徐州遣會別攻宿州

桉梁本紀及葛從周傳克宿州在前攻徐州在後

莊宗立以會爲都招討使

桉南監本脫立字

閻寶

瑾走淮南寶降于梁

按康懷英傳梁兵攻瑾瑾出略食豐沛閒留懷英守城懷英卽以城降梁瑾遂奔于吳薛史朱瑾傳瑾與李承嗣方出兵求芻粟于豐沛閒瑾之二子及大將康懷英判官辛綰小校閻寶以城降師古瑾無歸卽與承嗣將麾下士將保沂州刺史尹處賓拒關不納乃保海州爲師古所迫遂擁州民渡淮依楊行密是寶等先降梁瑾始走淮南此失攷

康延孝

其謀盡出于郭公

按南監本彭注本盡作書

張全義

爽死事其子仲方仲方爲孫儒所逐全義與李罕之分據河陽洛陽以附于梁二人相得甚歡然罕之性貪暴日以寇鈔爲事全義勤儉御軍有法督民耕殖以故罕之乏食而全義常有餘罕之仰給全義全義不能給二人因有隙罕之出兵攻晉絳全義襲取河陽罕之奔晉晉遣兵助罕之圍全義甚急全義乞兵于梁梁遣牛存節丁會等以兵萬人自九鼎渡河擊敗罕之于沇水晉軍解去

桉繫敘複罕之及會傳

及梁太祖劫唐昭宗東遷繕理宮闕府廨倉庫皆全義

之力也

桉羅紹威傳昭宗東遷洛陽詔諸鎭繕理京師紹威營太廟成加拜守侍中進封鄴王薛史梁本紀帝乃率諸道丁匠財力同構洛陽宫不數月而成通鑑全忠發河南北諸鎭丁匠數萬令張全義治東都宫室江浙湖嶺諸鎭附全忠者皆輸貨財以助之是雖全義主其事諸鎭亦與有力焉宜曰全義力爲多曰皆全義之力則非也

朱友謙

璠得逃去

桉梁本紀作其將朱簡殺璠來降舊唐書本紀作陝

州衙將朱簡殺李璠自稱留後降汴全忠表簡爲帥
守新唐書本紀作保義軍將朱簡殺其節度使李璠
叛附于朱全忠薛史梁本紀作陝州都將朱簡殺留
後李璠自稱留後送款于帝通鑑作陝州都將朱簡
殺李璠自稱留後附朱全忠是璠未得逃去矣蓋薛
史友謙傳作璠冒刃獲免逃歸于汴此誤仍之耳

乃徙友謙義成軍節度使

桉　殿本使誤史

友謙妻張氏率其宗族二百餘口見魯奇曰

桉下作乃別其婢僕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則此餘
字無著通鑑亦作友謙妻張氏帥家人二百餘口見

魯奇曰朱氏宗族當死顧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蓋仍此不及細檢耳薛史友謙傳作率其家屬二百餘口通鑑作帥家人二百餘口較此作宗族爲審

袁象先

父敬初梁太府卿駙馬都尉尙太祖妹是爲萬安大長公主象先以梁甥爲宣武軍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歷宿洺陳三州刺史

桉此傳以象先滅梁之歲卒年六十一是歲爲同光元年癸未宜生于唐懿宗咸通四年癸未梁本紀乾化二年皇帝崩注年六十一是歲壬申宜生于唐宣

宗大中六年壬申五代會要正作唐大中六年十月二十一日生于單州碭山縣長象先僅十一歲耳薛史象先卒同光二年太祖亦僅長十二歲且旣以大中六年十月二十一日生是歲不能更有妹象先母即以明年生豈十一歲便適人適人便是歲生子耶女子生子早者亦自有之徐應秋談薈載南村輟耕錄至正丁丑謠言拘刷童男女以故婚嫁不問長幼平江蘇達卿有女年十二贅里人蒲仲明之子爲壻明年生一子眞珠船近者隰盛張娼之女十二歲而得男然尙小說家南史后妃傳張貴妃名麗華兵家女也父兄以織席爲業後主爲太子以選入宮時龔

貴嬪爲良娣貴妃年十歲爲之給使後主見而悅之因得幸遂有娠生太子深象先母未必亦有此奇事此曰梁甥梁家人傳曰太祖外甥袁象先則又非異母生矣妹疑姊傳寫之誤薛史及通鑑注作妹亦誤

友珪立末帝留守東都以大事謀于趙巖巖曰此事如反掌耳但得招討楊令公一言諭禁軍則事可成末帝卽遣人之魏州以謀告楊師厚遣裨將王舜賢至洛陽與象先謀象先許諾是時龍驤軍將劉重遇戍于懷州以其軍作亂友珪遣霍彥威擊敗于鄢陵其餘兵奔散捕之甚急末帝卽召龍驤軍在東京者告之曰上以重遇故欲盡召龍驤軍至洛而誅之乃僞爲友珪詔書示

之龍驤軍恐懼不知所爲因告之曰友珪弑父與君天下之賊也爾能趨洛陽擒之以其首祭先帝則所謂轉禍而爲福也軍士踴躍曰王言是也末帝卽馳奏言龍驤軍反象先聞之卽引禁軍千人入宮攻友珪友珪死

桉縶敍複梁本紀家人傳及楊師厚趙犨傳

朱漢賓

由是復得爲昭義軍節度使

桉薛史漢賓傳天成末爲潞州節度使此稱昭義誤

攷見前

段凝

其父事梁太祖以事坐徒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徙作徙

使監兵于河上李振亟請罷之太祖曰凝未有罪振曰待其有罪則社稷亡矣然終不罷也

桉通鑑考異曰歐陽史以爲太祖時事按晉人取魏博然後與梁以河爲境故常以大兵守之太祖時未也就使當時曾屯軍河上亦未繫社稷之安危也況太祖時振言聽計從均王時始疏斥此必均王時事也既不知其的在何時故因凝任招討使而見之今讀薛史凝傳敘其後遷鄭州刺史監大軍于河上在梁祖後梁末帝前此蓋仍之而誤耳

遷武勝軍節度使

按薛史凝傳同光三年四月移授鄧州節度使職方考鄧州故屬山南東道節度梁破趙匡凝分鄧州置宣化軍唐改曰威勝周改曰武勝此稱武勝誤

劉玘

王班爲亂軍所殺亂軍推玘爲留後玘僞許之明日饗士于庭伏甲幕中酒半擒爲亂者殺之會梁遣陳暉兵亦至襄州平

按梁本紀作行營招討使左衛上將軍陳暉克襄州執其首惡李洪以徐氏注易得曰取難得曰克論之則此傳所言平襄州甚易與書克者不合通鑑考異曰姚顗明宗實錄薛史玘傳皆云翌日受賀衙庭享

士伏甲幕下中筵盡斬其亂將以聞以功爲復州刺史按梁祖實錄八月丁酉賜玘王延順物以其違逆將之難來歸編遺錄斬李洪等敕云始扶劉玘既奔竄以歸朝若使玘翌日便斬亂將襄州何由至九月始收復盡玘脫身歸朝及梁亡入唐妄云斬亂將自誇大史官不能考察從而書之耳則此傳誤矣

未至拜武勝軍節度使

按薛史玘傳作明宗卽位遷鄧州節度使此稱武勝誤同段凝傳

周知裕

父母有疾置之他室

桉南監本彭注本室作屋

應順中卒

桉薛史知裕傳作清泰初卒于官唐本紀應順元年四月末帝即位改元清泰六月丁酉左神武統軍周知裕卒贈太傅此作應順中誤矣

趙在禮

挾刺等兵共侵辱之

桉南監本彭注本無等兵兩字又刺通鑑注盧達翻諸本或誤刺史之刺

行至鄭州聞晉大臣多爲契丹所鎖

桉汲古閣本湖北仿汲古閣本鄭誤鄭

霍彥威

彥威固守踰年

按梁本紀貞明元年三月邠州李保衡叛于岐來附薛史梁本紀貞明元年三月邠州留後李保衡以城歸順即以保衡爲華州節度使以河陽留後霍彥威爲邠州節度使通鑑貞明元年夏四月李繼徽假子保衡殺李彥魯自稱靜難留後舉邠寧二州來附詔以保衡爲感化節度使以河陽留後霍彥威爲靜難節度使是彥威鎮邠州在是歲夏知俊奔蜀通鑑及綱目在是歲十一月安得曰踰年通鑑作劉知俊攻霍彥威于邠州半歲不克爲近此蓋仍薛史彥威傳

彥威固守踰年竟不能下而誤也又此書及薛史梁本紀誤保衡叛岐爲三月事攷見前

房知溫

稍遷親隨指揮使

桉南監本親隨下有軍字

遂賜姓李氏名曰紹英

桉南監本彭注本無遂字

魏州自羅紹威誅衙軍楊師厚爲節度使復置銀槍效節軍當梁末帝時師厚幾爲梁患師厚卒以賀德倫代之末帝患魏軍彊難制與趙巖等謀分相魏爲兩鎭魏軍由此作亂劫德倫叛梁而降晉梁遂失河北莊宗自

得魏兵與梁戰河上數有功許其軍以滅梁而厚賞及
梁亡魏軍雖數賜與而驕縱無厭常懐怨望皇甫暉之
亂劫趙在禮入魏皆此軍也
桉繁敘複楊師厚趙肇趙在禮傳又他傳衙作牙
明年明宗遣烏震代知溫戍
桉宜易明年字爲及字蓋上已敘明年爲北面招討
使屯于盧臺明宗遣烏震往代知溫還鎮也
天福元年卒于官
桉天福上宜有晉字
王晏球
自曲陽至定州横尸棄甲六十餘里

按元豐九域志曲陽在定州西六十里太平寰宇記作曲陽在定州西北二十里二字疑六字傳寫誤也

是歲卒年六十二

按薛史晏球傳作長興三年卒于鎮時年六十唐本紀長興三年八月辛亥靑州節度使王晏球卒廢朝二日此以是歲屬天成三年之明年下是卒天成四年矣誤又年六十二與六十亦異也

安重霸

梁末蜀取李茂貞秦成階三州

按茂貞劉知俊傳及前蜀世家皆作秦鳳階成四州

王建立

建立與安重誨素不協

按南監本彭注本協作叶

乃自詣京師闕至後樓見明宗涕泣言己無罪爲重誨所擯

按南監本擯作擠彭注本作損

而守恩方詣館謁坐于客次以俟見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而字

康福

重誨亦言福必負朝廷

按韓遜傳天成四年福始爲朔方西河節度使唐本紀長興元年十二月重誨討董璋後遂不復見明宗

既曰居靈三年則福還朝宜在長興二一年此時重誨不在京師且方憂讒安得言入薛史福傳作安重誨奏曰累據使臣所言康福大有寶貨必負朝廷此仍之故誤也

福世本夷狄而夷狄貴沙陀故常自言沙陀種也福嘗有疾臥閤中寮佐入問疾見其錦衾相顧竊戲曰錦衾爛兮福聞之怒曰我沙陀種也安得謂我爲奚聞者笑之

桉薛史福傳作在天水日嘗有疾幕客謁問福擁衾而坐客有退者謂同列曰錦衾爛兮福聞之遽召言者怒視曰吾雖生于塞下乃唐人也何得以爲爛奚

因叱出之由是諸客不敢措辭復有末客姓駱其先
與後唐懿祖來自金山府因公讌福謂從事輩曰駱
評事官則卑門族甚高眞沙陀也聞者竊笑焉此蓋
併兩事爲一事且福雖鄙俚何至自稱曰沙陀種薛
史情辭爲近
郭延魯
天福中拜單州刺史
桉天福上宜有晉字上父饒以驍勇事晉下宜有王
字較分曉
而延魯父子特以善政著聞焉
桉　殿本四川仿　殿本無政字聞字

華溫琪

後歲餘聞濮州刺史朱裕募士爲兵乃往依之

桉此朱裕是鄆州朱宣將見朱珍傳中者薛史作經歲餘會梁將朱友裕爲濮州刺史召募勇士溫琪往依之誤矣

天福元年卒

桉天福上宜有晉字

張筠

留鎮守京兆

桉家人傳作西都留守張籛斷浮橋本一地也而留守宜曰西都尹宜曰京兆後人乃可攷其時制上陽

徙筠爲西京畱守忽都忽京亦率稱

初筠代康懷英爲永平軍節度使而懷英死

桉懷英傳作徙鎮永平卒于鎮是懷英已死筠始往代此壹似筠往代懷英適死者薛史筠傳作會雍州康懷英以病告詔筠往代之比至懷英已卒此書節刪之遂互異也

有偏將侯莫陳威者嘗與溫韜發唐諸陵分得寶貨

桉　殿本四川仿　殿本貨作貲

李周

是時梁遣葛從周攻下邢洺

桉薛史周傳周卒晉出帝時晉本紀開運二年幸澶

州如以是年卒宜生于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壬辰始得七十四歲至光啓三年年十六明年爲文德元年孟方立傳文德後始敘梁太祖遣王虔裕助遷守前方東事兗鄆未遑爭山東與上是時正合梁本紀及從周傳取邢洺磁三州在光化元年去光啓三年已十二年安得又曰是時也

劉處讓

兵未渡河而萬進爲梁兵所敗

案南監本彭注本梁下無兵字

高祖時以宰相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處讓與諸宦者心不平之光遠之討延光也以晉重兵在己掌握舉動

多驕恣其所求請高祖頗裁抑之處讓爲光遠言此非
上意皆維翰崧等嫉公耳光遠大怒及兵罷光遠見高
祖訴以維翰等沮己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以處讓爲
樞密使處讓在職凡所陳述多不稱旨處讓丁母憂高
祖遂不復拜樞密使以其印付中書而廢其職

按光遠傳光遠自魏來朝屢指維翰擅權難制高祖
不得已罷出維翰于相州亦徙光遠西京留守兼鎮
河陽奪其兵職而通鑑考異曰實貞固少帝實錄及
薛史劉處讓傳云楊光遠入朝遂于高祖前面言執
政之失乃罷維翰等樞密使以處讓爲之楊光遠傳
云范延光降光遠面奏維翰擅權高祖以光遠方行

功于國乃出維翰領安陽光遠爲西京留守今按晉
高祖實錄天福三年十月壬辰維翰罷樞密使庚
子光遠始入朝對于便殿十一月戊申光遠爲西京
留守天福四年閏七月壬申維翰出爲相州節度使
蓋處讓光遠傳之誤晉少帝實錄及薛史桑維翰傳
敘光遠鎭洛陽後疏維翰出相州是也今讀薛史晉
本紀天福三年十月壬辰以樞密使中書侍郎平章
事集賢殿大學士桑維翰兼兵部尚書皆罷樞密使
庚子楊光遠朝覲到闕對于便殿錫賚甚厚十一月
戊申以魏博節度使楊光遠爲守太尉洛京留守兼
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四年四月甲申樞密副

使張從恩改宣徽使初廢樞密院故也先是桑維翰免樞密之務以劉處讓代之奏議多不稱旨及處讓丁母憂遂以密院印付中書故密院廢焉閏七月壬申以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桑維翰爲檢校司空兼侍中相州彰德軍節度使與通鑑及考異引高祖實錄正合薛史本紀蓋仍實錄此及光遠傳則仍薛史處讓光遠傳之誤此作光遠而奏罷樞密使光遠傳作面奏出相州誤之中又互異也此書及薛史光遠傳敍維翰出相州在光遠留守西京前亦誤又纂誤曰處讓傳云兵罷光遠訴高祖高祖罷維翰以處讓爲樞密使而高祖紀云三年九月敕范延

光是月劉處讓爲樞密使四年閏四月桑維翰方罷
即與處讓傳所述不同此其一也處讓傳云維翰李
崧兼樞密使處讓爲光遠言皆維翰崧等嫉公耳及
兵罷光遠訴維翰等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今以紀
傳校之自罷兵之後止有維翰一人罷即不知所謂
罷維翰等復指何人此其二也樞密使之廢處讓傳
則在維翰罷之後本紀則在維翰罷之前二說未知
孰是此其三也蓋本紀三年十月脫書維翰崧罷樞
密使纂誤遂以四年閏月書維翰罷爲罷樞密使不
知爲出鎮相州也然三年九月旣書宣徽南院使劉
處讓爲樞密使四年正月又書澶州防禦使張從恩

爲樞密副使樞密使及副使五代故事各一員旣易人矣維翰嵩罷可度而知維翰傳又明明曰天福四年出爲相州節度使則四年閏月書維翰罷止可疑罷相出鎭不可復疑罷樞密使纂誤亦未思耳蓋維翰雖出鎭未落平章事薛史維翰傳作在相州奏免籍沒劫盜家詔曰閫宰相之善言成國家之美事固未罷相之明證也此書止罷相罷樞密使書罷則所謂罷者旣非罷樞密使又非罷相失書法矣處讓爲樞密使作九月與實錄薛史通鑑不同亦必誤也維翰等罷樞密使及維翰出相州非由光遠面奏考異旣辨之而通鑑所謂密表者其說亦虛通鑑天福三

年十月敍維翰等罷樞密使曰光遠奏請多踰分帝常依違維翰獨以法裁折之光遠對處讓有不平語處讓曰是皆執政之意光遠由是怨執政范延光降光遠密表論執政過失帝知其故而不得已加維翰兵部尚書崧工部尚書皆罷其樞密使四年七月敍維翰出鎭相州曰西京留守楊光遠疏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桑維翰遷除不公及營邸肆于兩都與民爭利帝不得已閏月壬申出維翰爲彰德節度使而維翰等罷樞密使之考異止得鎭洛陽後疏維翰出相州一據密表罷樞密使固無據也面奏罷樞密使之說既有證矣所謂密表者宜有以實之得所據而不

引有是理乎溫公亦不得其由意爲此說耳五代會要樞密使薛史職官志作先是晉祖以宰臣桑維翰兼樞密使懇求免職祇在中書遂以宣徽使劉處讓代之蓋處讓欲擬樞密使外以朝事洩光遠內必曲致所以憤怠執政之術使自解職且光遠先雖怨維翰尚不如入朝以後維翰請速散其衆之甚故薛史維翰傳曰尋移光遠鎭洛陽光遠由是怏怏上疏論維翰由是云者始之之辭非既疏而又疏也況維翰有佐命之勳方爲高祖倚任一疏而罷其樞密使可以謂光遠矣又一疏遂出鎭高祖誠姑息外將究不得比于庸闇之君宜于維翰不數數聽人相迫也又

懇求云者必不止一求止一求未實見其懇也于其自求尙不肯一求輒許之光遠再疏再罷徙焉不敢少忤此不近情之事也必罷樞密使爲自求故光遠始一疏遂不得已而爲之出鎭較近是矣如謂見密表遂懇求解職則維翰非畏光遠者然是說也亦推測得之未敢自斷而密表之說既無據終可疑也纂誤兩引本紀閏月壬申桑維翰罷作閏四月蓋是年未書五六月夏四月後即秋七月後即閏月相去止一行非疾視則傳寫之誤薛史作皆罷樞密使而上止見維翰銜名未見崧有闕文也

張希崇

明日虜將謁希崇希崇飲之以酒

桉　殿本四川仿　殿本汲古閣本湖北仿汲古閣

本脫下希字

自回鶻瓜沙皆遣使入貢

桉梁唐本紀及四夷附錄乾化同光閒回鶻沙州已

遣使者來非自希崇鎭靈州始有此事也止瓜州應

順元年始書使者來

希崇事母至孝朝夕母食必侍立左右徹饌乃敢退

桉薛史希崇傳授汝州防禦使希崇旣之任遣人迎

母赴郡母及境希崇親肩板輿行三十里觀者無不

稱歎此書劉鄩傳載劉遂淸爲淄州刺史爲母執轡

行數十里張策傳載策與婢肩輿其母東歸行積雪中此傳止載侍食而遺親肩母輿與他傳棄取何異也

好讀書頗知星歷

校好讀書三字複上少好學通左氏春秋之好學字雖其時其事所指不同要不如併敘爲簡

張廷蘊

李繼韜叛于潞州

校 殿本攷證曰李閣本作而誤今讀汲古閣本不誤

開運中以疾卒

梭開運上宜有晉字

故終不秉旄節

梭廷藴晉開運中卒是明宗後猶歴四君皆不得節度使自是數奇非盡明宗護前也

馬全節

開運元年爲行營都虞候契丹與晉大軍相遇澶魏之閒全節别攻白團城破之虜七百人克泰州虜二千人降其守將晉廷謙四月契丹敗于戚城引兵分道而北全節敗之于定豐執其將安暉七月徙廣晉尹留守鄴都十月杜重威爲招討使以全節爲副大敗契丹于衞村

桉晉本紀開運元年三月及契丹戰于戚城契丹去
注戰而兩各傷失收兵徐去晉不能追故以自去爲
文此作四月一異也又作契丹敗楊光遠傳亦作契
丹敗一異也八月杜威爲都招討使此作十月一異
也又作招討使一異也二年正月契丹陷泰州三月
馬全節克泰州此作元年一異也是月杜威及契丹
戰于陽城敗之追奔至于衞村又敗之皇甫遇傳及
四夷附錄同此作元年一異也

皇甫遇

事唐爲武勝軍節度使

桉薛史遇傳作應順淸泰中屢歴團練防禦使尋遷

鄧州節度使鄧州此時宜稱威勝

是時青州楊光遠據城反

桉光遠傳及四夷附錄契丹入寇葢光遠既反而招之此壹似契丹入寇光遠適反者

是時歲除

桉此自是開運元年之歲除以是時屬二年下非也

契丹遣遏與張彥澤先入京師

桉此傳凡稱契丹七虜十三殊無義例

論雖不幸不免而見害

桉南監本彭注本免作克

安彥威

彥威與安太妃同宗出帝事以爲舅彥威未嘗以爲言
及卒太妃臨哭人始知其同宗也
校出帝既事以爲舅人猶不知其國戚耶薛史彥威
傳彥威與太妃同宗少帝事以爲舅彥威未嘗以爲
言及卒太妃臨哭人始知其爲國戚此蓋仍之故誤
耳

李瓊

同光二年契丹犯塞明宗出涿州遇契丹與戰不勝
校唐本紀乃作嗣源敗之于涿州

劉景巖

居未幾又徙武勝

桉薛史晉本紀景巖爲鄧州節度使在開運三年正月爲太子太師致仕卽在是年七月固同年事也此乃叙徙鄧州三年前壹似非弃三年事者

緻懽景巖害之

桉南監本彭注本害上有邀字

開運三年景巖罷武勝以太子太師致仕

桉此時鄧州宜稱威勝上亦誤

契丹犯京師以周密鎮延州

桉薛史晉本紀開運三年八月辛未以右龍武統軍周密爲延州節度使密傳開運中入拜右龍武統軍三年秋出鎮延州高允權傳晉開運末以周密爲延

帥通鑑考異曰周太祖實錄又曰契丹犯闕以周密
爲延帥按晉少帝實錄開運三年八月辛未以右龍
武統軍周密爲彰武節度使非契丹所授則此亦誤
矣

盧文進

從數騎馳至營中

按南監本彭注本馳作自

李金全

其先出于吐渾

按南監本彭注本吐下有谷字

仁沼從後引弓射善射者

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善上脫射字

不知其所終

桉薛史金全傳作後卒于江南陸游南唐書金全傳作保大八年八月卒于金陵年六十多內寵子男女凡三十二人元宗命少府監王仲連持節冊贈中書令謚曰順全唐文載有陳致雍太尉李金全謚議

楊思權

從珂登城呼外兵告以己非反者其語甚哀外兵聞者皆悲之而虔釗督戰甚急軍士反兵逐虔釗思權因呼其衆曰潞王眞吾主也卽擁軍士入城降暉聞思權已降亦麾其軍使解甲由是諸鎭之兵皆潰

桉繁敍複王思同傳

臣以赤心奉殿下殿下事成

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下殿下作俟後

乃出一紙于懷中曰願志臣姓名以爲驗從珂卽書曰

可邠寧節度使

桉薛史思權傳作乃懷中出紙一幅謂末帝曰願殿

下親書臣姓名以志之末帝命筆書可邠寧節度使

既請親書姓名而所書乃止官事情殊不合通鑑作

潞王卽書思權可邠寧節度使爲近

天福八年卒于京師

桉天福上宜有晉字

王弘贄

弓箭庫使沙守榮奔弘進前謂高祖曰

桉湖北仿汲古閣本進誤贄奔弘進自是一人通鑑注奔姓也又此傳及通鑑作弘贄薛史唐晉本紀作宏贄者避宋太祖父諱弘殷耳

劉審交

幽州文安人也

桉新舊唐書地理志幽州有安次縣文安縣別屬莫州此仍薛史誤也

州人聚哭柩前上疏乞留葬近郊使民得歲時祠祭詔特贈太尉起祠立碑

校薛史審交傳作郡人聚哭柩前所列狀乞留葬本州界立碑起祠以時致祭本州以聞此壹似州人自上疏者又起祠立碑若非州人所請者

王周

契丹以周爲武勝軍節度使

校薛史周傳作授鄧州節度使鄧州此時宜稱威勝上稱武勝亦誤

高行周

匡威爲其弟匡儔所篡

校　殿本攷證曰匡儔閣本作光儔今讀汲古閣本乃不誤

守光將元行欽牧馬山後聞守光且見圍卽率所牧馬赴援而麾下兵叛于道推行欽爲幽州留後行欽曰吾所憚者行珪也乃遣人之懷戎得行珪子縶之兵過武州招行珪曰守光可取而代也當從我行不然且殺公子行珪謝曰與君俱劉公將而忍叛之吾當爲劉氏也尙何顧吾子邪行欽卽以兵圍行珪月餘行珪城中食盡召其州人告曰吾非不爲父老守也今劉公救兵不至奈何可殺吾以降晉父老皆泣願以死守是時行周適從行珪在武州卽夜縋行周馳入晉見莊宗莊宗因遣明宗救武州比至行欽已解去行珪乃降晉

校行珪爲劉氏將晉乃仇也從仇乞救先已降晉明

矣豈待行欽解去後耶通鑑考異曰莊宗實錄薛史紀及元行欽傳明宗實錄皆云行欽聞行珪降晉帥兵攻之惟周太祖實錄高行周傳云行欽稱留後行珪城守不從然恐行周卒時去燕亡已久行周名位尊顯門生故吏虛美其兄弟故與諸說特異今從眾書今讀薛史行珪傳正作時明宗將兵助德威平燕俄聞行珪至率騎以禦之明宗諭以逆順之理行珪乃降守光將元行欽在山北聞行珪有變即率部下軍眾以攻行珪行珪遣弟行周告急于周德威德威命明宗李嗣本安金全將兵援之明宗破行欽于廣邊軍行欽亦降則此作行欽先叛劉氏誤矣

白再榮

不知其世家何人也

桉薛史再榮傳作本蕃部人也

安叔千

周太祖兵入京師軍士大掠叔千家貲已盡而軍士意其有所藏者箠掠不已傷重歸于洛陽卒

桉薛史叔千傳作廣順二年冬卒周本紀廣順二年十二月癸巳太子太師致仕安叔千卒是叔千卒去周太祖兵入京師已再踰年矣此壹似周兵始入便卒者

馮暉

是時出帝昏亂

桉纂誤所見本出誤隱今本乃不誤

暉至靈武撫綏邊部凡十餘年

桉薛史晉本紀以河陽節度使兼侍衞步軍都指揮使馮暉爲靈州節度使在開運三年卽暉復鎭靈武時也至周廣順三年卒安得有十餘年僅八年耳

廣順三年卒

桉廣順上宜有周字

皇甫暉

皇甫暉

桉皇甫名宜作說文大目出也之暉古鈍切不作易

其暉吉也之暉諸本多誤止王銍默記知不足齋本不誤類篇南唐大將軍皇甫暉異名存眞賴有此耳明嘉靖閒重刻蘇軾書豐樂亭記亦誤暉然兩暉字皆有泐痕惜不得初刻校之

王進

論當此之時爲國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

校此所謂爲國者以一君計則五代無享位十餘年之君以一代計則祚短莫如漢亦不止一二年蓋行文之偶未致審者

論則其在下者可知矣

桉南監本彭注本脫者字

常思

領武勝軍節度使

桉薛史思傳作漢國初建授檢校太保遙領鄧州鄧

州此時宜稱威勝

後思與周太祖俱遭漢以取富貴

桉南監本彭注本無俱字

廣順三年徙鎭歸德居三年來朝又徙平盧思因啓曰

臣居宋宋民貸臣絲息十萬兩願以券上進太祖頷之

即焚其券詔宋州悉蠲除之

桉廣順盡三年又三年爲顯德三年太祖去年已崩

矣安得是時尚有太祖薛史思傳作廣順二年秋思來朝加兼侍中移鎮宋州三年夏詔赴闕改授平盧軍節度使思將赴鎮奏太祖云臣在宋州出鎮得絲十餘萬兩謹以上進請行徵督太祖頷之尋詔本州折券以諭其民周本紀廣順二年八月庚子潞州節度使常思移鎮宋州三年四月戊辰宋州節度使常思移鎮青州五月丁亥新授青州節度使常思進在宋州日出放得絲四萬一千四百兩請徵入官詔宋州給還人戶契券其絲不徵此廣順三年之三字宜作二字居三年之三字宜作一字想傳寫誤耳此作絲息十萬兩蓋從薛史思傳也通鑑作舉絲四萬餘

兩在民間又從薛史周本紀

孫方諫

鄭州清苑人也

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鄭誤鄚

從還京至洛得疾

桉南監本彭注本無京字

王峻

鄭仁誨李重進向訓等皆太祖故時禆將太祖初卽位

謙抑未欲進用而峻心忌之

桉周本紀仁誨爲樞密副使在廣順二年三月克兗

州在五月樞密副使不得謂非進用也薛史峻傳作

太祖登極之初務存謙抑潛龍將佐未甚進用其後鄭仁誨李重進向訓等稍還要職峻心忌之此蓋節刪失當耳通鑑正作帝即位稍稍進用峻心嫉之

王殷

廣順三年秋九月永壽節殷求入爲壽

案五代會要周太祖唐天祐元年七月二十八日生于邢州堯山之舊宅薛史周本紀廣順元年六月甲午百寮上表請以七月二十八日皇帝降聖日爲永壽節從之通鑑廣順三年秋七月王殷三表請入朝帝疑其不誠遣使止之此九字疑七字傳寫之誤

王環

晉開運之亂秦鳳階成入于蜀

桉後蜀世家廣政十一年雄武軍節度使何建以秦成階三州附于蜀昶因遣孫漢韶攻下鳳州是年戊申卽漢乾祐元年是四州入蜀在漢也

獨璟堅守百餘日然後克之

桉周本紀顯德二年閏九月克秦州十月取成州階州十一月克鳳州是三州降後固未有百餘日如合始攻時計之今雖不可攷而通鑑顯德二年六月壬寅西師與蜀李廷珪等戰于威武城東不利注威武城前蜀所築也在鳳州東北則又不止百餘日

已而景將許文縝邊鎬等皆被擒

獲其逃者覆以鐵籠火炙之

桉　殿本南監本炙作灸

璋攻陷閬州執李仁矩姚洪皆殺之

桉仁矩傳乃出戰被擒非城陷始執也

敬瑭不納重誨遂得罪死

桉安重誨傳行至三泉被召朱弘昭傳又陰遣人馳告敬瑭使拒重誨會敬瑭以糧餉不繼遽燒營返軍重誨亦以被讒召是不納者弘昭之謀敬瑭未及有此事此三傳敘重誨自往督軍在敬瑭未還前與後蜀世家不同纂誤已及之纂誤及薛史攷證引重誨弘昭傳以召還絶句非是還字宜屬下他處亦有宜

作召還者行文自異也

范延光

字子環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環作瓌

乃以騎兵五百自暮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

按通鑑延光暮發未明行二百里猶以通夜言之薛史延光傳延光自酉時至夜央馳三百餘里尤誤通鑑注九域志滎陽縣在鄭州西六十里東至大梁一百四十里今讀元豐九域志鄭州東至本州界二十五里自界首至東京一百一十五里滎陽在鄭州西六十里太平寰宇記鄭州東至東京一百四十里滎

陽在鄭州西六十里正二百里胡氏所計亦誤也

有平山人祕瓊者爲成德軍節度使董溫琪衙內指揮

使

校　殿本四川彷　殿本南監本琪作其凡四字

宗正丞石昂上書極諫

校　殿本攷證曰丞閣本訛承今讀汲古閣本乃不

訛

歲餘使宣徽使劉處讓載酒夜過延光

校晉本紀天福三年九月赦范延光是月宣徽南院

使劉處讓爲樞密使四年四月廢樞密使五年八月

西京留守楊光遠殺太子太師范延光處讓傳處讓

丁母憂卽廢樞密使居喪期年起復亦未爲宣徽使薛史處讓傳作起復不得要職尤可證處讓爲宣徽使時去延光死尙早此蓋處讓起復後事樞密使雖廢而職較宣徽使爲重卽稱前官亦宜從其重者歲餘字亦誤

婁繼英

晉高祖時爲左監門衞上將軍

桉晉本紀作右監門衞大將軍

安重榮

小字鐵胡

桉下旣因事見此四字可去

重榮起于軍卒暴至富貴
桉傳首載重榮祖父皆已歷刺史安得曰暴至富貴薛史重榮傳作重榮起于軍伍暴獲富貴此蓋仍之禮記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孔氏疏曰暴貴本爲士庶今起爲諸侯非一等之位故曰暴貴也如此則當時君臣無一人非暴貴者釋古義可耳安得行于紀實之文薛史康福傳福無軍功屬明宗龍躍有際會之幸擢自小校暴爲貴人福在莊宗時已爲承天軍都監馬坊使非小校也謂暴爲貴人亦失宜

而見唐廢帝晉高祖皆自藩侯得國
桉藩侯非時制詞章家借用語耳乖紀實之體

安從進

廟爲空名宣勅十數通授鄭王

桉勅宜作敕諸本多誤郭宗昌金石史漢韓明府叔
節修孔廟禮器碑一條曰韓明府名勑字叔節歐陽
永叔謂書傳無以勑命名者秦制天子之命稱勑漢
用秦法當時臣下豈敢以勑自名者是以勑爲敕也
詳廣川書跋第意有未明余更著之韓明府自名勑
從力來聲音賚勞也亦作徠倈來答勤曰勞撫至曰
勑示有節也故字叔節以勑爲敕譌也敕從攴束聲
誡也攴小擊也又有束縛之義故爲敕命之敕又攴
傍加束音策馬箠也朿讀若刺又敕從攴朿聲音其

木別生也支持也與支異四字易淆故詳著之今攷
誤敕爲勅其來已久不自文忠公始然說文玉篇廣
韻偏旁音義顯然不同偶失檢耳
高祖御樓受俘
校晉本紀天福七年六月乙丑高祖崩八月戊午高
行周克襄州此誤
楊光遠
徙鎭中山
校宜曰徙鎭定州
以爲魏府都招討使
校晉本紀天福二年六月楊光遠爲魏州四面行營

都部署七月爲魏州行營都招討使此作魏府非制

也

儒果引契丹自馬家渡濟河方築壘守貞等急擊之

桉李守貞傳麻答以奇兵入鄆州渡馬家口栅于河

東與此同作契丹已渡河皇甫遇傳遇等至馬家渡

契丹方將渡河助光遠遇等擊敗之又若契丹未渡

河者馬家渡馬家口亦稱名之未一者四夷附錄作

馬家渡

使爾家世爲天子

桉南監本彭注本世下有世字

光遠初名檀

桉傳首曰光遠初名阿檀矣此又曰初名檀何也薛史光遠傳楊光遠字阿檀及長止名檀册府元龜楊光遠小字阿檀及長止名檀此傳省其文遂不可解薛史字上疑脫小字

杜重威

其妻石氏晉高祖之女弟高祖卽帝位封石氏爲公主

桉舊唐書職官志皇之姑封大長公主皇姊妹封長公主皇女封公主新唐書百官志同既爲高祖女弟宜封長公主薛史晉本紀天福二年五月庚午制封皇第十三妹杜氏爲樂平長公主此誤

從侯益攻破張從賓于汜水

桉通鑑范延光反杜重威已以護聖都指揮使將兵屯衞州及從賓反乃詔奉國都指揮使侯益帥禁兵五千會重威討之薛史周本紀廣順元年四月己亥改侍衞馬步軍軍額馬軍舊稱護聖今改爲龍捷步軍舊稱奉國今改爲虎捷五代會要同重威職不下益又先在外安得曰從益薛史晉本紀書命將益在前此書晉本紀從之此傳故誤爲從益然薛史晉本紀破汜水關之前固已書以護聖左右廂都指揮使杜重威爲昭義節度使兼侍衞馬軍都指揮使充西面行營副部署以奉國都指揮使侯益爲河陽節度使是重威職且在益上故敍克汜水關曰杜重威等

奏收下汜水關通鑑同是以重威統益不以益統重威也時大將爲楊光遠不以光遠統重威等者或光遠未親此軍故此書晉本紀從之書曰杜重威克汜水關止宋史益傳作以益爲西面行營副都部署率禁兵數千人次虎牢然敍敗從賓也又曰晉祖大喜拜河陽三城節度充鄴都行營都虞候旣以副都部署出師有功矣何以降授都虞候則副都部署之失實可知也薛史重威傳作晉高祖遣與侯益率衆破之從賓傳作高祖命杜重威侯益分兵討之爲得

重威從高祖攻降延光

桉晉本紀及薛史通鑑范延光反高祖未嘗親軍此

誤

開運元年加重威北面行營招討使

校晉本紀作都招討使

明年引兵攻秦州破滿城遂城

校彭注本秦作泰

更望複子乎

校南監本複作復

三年秋契丹高牟翰詐以瀛州降復以重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

校張彥澤傳作開運三年秋杜重威爲都招討使四夷附錄作三年秋七月晉本紀乃在冬十月與傳錄

異其作都招討使則與彥澤傳同也
偏將宋彥筠王清渡水力戰而重威按軍不動彥筠遂
敗清戰死
桉清傳作彥筠亦退走是非力戰而敗也
契丹遣騎兵夜並西山擊欒城斷重威軍後
桉王清傳敍此在清未戰死前
乃獨不免乎
桉獨疑作猶
明年契丹北歸
桉上既曰契丹據京師矣漢本紀開運四年契丹犯
京師三月壬寅契丹遯四夷附錄四年正月丁亥朔

旦德光入自封丘門漢高祖起太原乃北歸薛史通鑑同蓋契丹據京師及北歸皆一年春事也此明年字誤

李守貞

守貞領義成軍節度使爲侍衛親軍都虞候

桉晉本紀天福七年八月義成軍節度使李守貞進錢粟助作山陵薛史是年三月守貞已爲滑州節度使此乃敘出帝卽位後壹似非高祖時已爲者

守貞與重威等攻下秦州破滿城殺二千餘人

桉汲古閣本湖北仿汲古閣本彭注本秦作泰

威少無頼好蒱博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蒲作浦

乃與諸將分爲三柵柵其城三面而闕其南發五縣丁夫築長城以連三柵

按周本紀威至河中自柵其城東思柵其南文珂柵其西調五縣丁二萬人築連壘以護三柵柵其南與闕其南異連壘與長城異

及城破守貞與妻子自焚

按周家人傳逾年攻破其城崇訓知不免手自殺其家人次以及后后走匿以帷幔自蔽崇訓惶遽求后不得遂自殺是其子非盡焚死也

張彥澤

重威守貞攻瀛州不克

桉四夷附錄牟翰空城而去晉軍至城下見城門皆啓疑有伏兵不敢入遣梁漢璋追牟翰及之漢璋戰死是瀛州未嘗攻也

帝姑烏氏公主私賂守門者得入與帝訣

桉宜稱大長公主薛史晉本紀天福七年九月癸巳壽安長公主烏氏進封魏國大長公主此稱公主誤

王景崇

景崇客周璨謂景崇曰

桉南監本此璨字誤燦下不誤

趙思綰

高祖遣使者召思綰等是時侯益來朝思綰以兵從益東歸思綰謂其下常彥卿曰趙公已入人手吾屬至幷死矣奈何彥卿曰事至而變勿預言也益行至永興永興副使安友規出迎益飲于郊亭思綰前曰兵館城東然將士家屬皆居城中願縱兵入城挈其家屬益信之以爲然思綰與部下入城有州校坐于城門思綰毆之奪其佩劒斬之幷斬門者十餘人遂閉門劫庫兵以叛

校王景崇傳侯益歸朝乃是亡去思綰安得以兵從逃死且不暇豈能制思綰不入城必待益信之以爲然耶宋史侯益傳亦作益率數十騎奔入朝薛史漢本紀時供奉官時知化王益自鳳翔部署前永興節

度使趙贊部下牙兵趙思綰等三百餘人赴闕三月二十四日行次永興思綰等作亂突入府城據城以叛思綰傳朝廷聞之遣供奉官王益部署思綰等赴闕思綰既發行至途中謂其黨常彥卿曰小太尉已入他手吾輩至則併死矣小太尉蓋謂趙贊也彥卿曰臨機制變子勿復言王益至永興副使安友規巡檢使喬守溫出迎于郊外離亭置酒思綰前曰部下軍士已在城東安下緣家屬在城欲各將家令夜便宿城東守溫等然之思綰等辭去與部下並無兵仗纔入西門有州校坐門側思綰遽奪其佩劍即斬之其衆持白梃殺守門軍士十餘人分衆守捉諸門思

綰劫庫兵以授之遂據其城通鑑侯益盛毀王景崇
于朝言其恣橫景崇聞益尹開封知事已變內不自
安且怨朝廷會詔遣供奉官王益如鳳翔徵趙匡贊
牙兵詣闕趙思綰等甚懼景崇因以言激之思綰途
中謂其黨常彥卿曰小太尉已落其手吾屬至京師
幷死矣奈何彥卿曰臨機制變子勿復言癸酉至長
安永興節度副使安友規巡檢喬守溫出迎王益置
酒于客亭思綰前白曰壕寨使已定舍館于城東今
將士家屬皆在城中欲各入城挈家詣城東宿友規
等然之時思綰等皆無鎧仗既入西門有州校坐門
側思綰遽奪其劒斬之其徒因大譟持白梃殺守門

者十餘人分遣其黨守諸門思綰入府開庫取鎧仗給之友規等皆逃去思綰遂據城文忠公蓋誤王益爲侯益因意說是時侯益來朝思綰以兵從益東歸亦太失檢矣

高祖遣郭從義王峻討之

桉漢本紀高祖崩在乾祐元年正月思綰叛附李守貞峻帥師屯關西在四月此高祖字誤

慕容彥超

周兵至益夜叛降于周

桉漢本紀開封尹侯益叛降于威在彥超敗績後

又遣翰林學士魚崇諒往慰諭之

桉南監本魚誤魯

彥超又遣人南結李昇昇出兵攻沭陽

桉此時昇已卒宜作璟

明年五月太祖親征

桉周本紀廣順元年十二月慕容彥超反二年春正月甲子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爲兗州行營都部署夏五月庚申東征上旣敘太祖乃遣侍衛步軍指揮使曹英客省使向訓討之此明年字誤指揮使與都指揮使亦異也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